

史記

世家十三之三十一

七

庫文閣內		
三 七 九 函	五 口	漢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04
冊數	12 (7)	
函號	279	6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史記

世家十三之三十一

庫	文	閣	內
二 七 九 困	一	五 〇 四	漢 書
二 架	二 冊	二 號	類

七

趙世家第十三

史記四十三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為帝太戊御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為周所殺其後為

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為趙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

成王是為宅臯狼徐廣曰臯狼地名在西河。索隱曰臯按如此說是名孟增號宅臯狼

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楊慎曰此叙氏族之自出為詳覈造父幸於周

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正義曰並四乘兩曰疋與桃林正義曰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林馬名曰桃林廣潤三百里中多馬造父於此得驥騮耳之乘獻周穆王也盜驪驪

騮耳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

之忘歸索隱曰穆天子傳曰穆王與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作歌譙周云余常聞之代俗以東西陰陽

萬曆二年刊

所出入宗其神而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

謂之王父母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正義曰晉州趙城縣即造父邑也由此為

趙氏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

為御及千畝戰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

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于晉國自叔

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趙夙晉獻公之十六

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為將伐霍霍公求犇齊。徐廣曰求一作來

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為崇使趙夙召霍君於齊復之

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晉獻公賜趙夙耿夙生共孟

當魯閔公之元年也共孟生趙衰字子餘。索隱曰系本云公明生共

孟及趙夙夙生成季衰衰生宣孟盾左傳云衰趙夙弟而此云共孟生衰誤趙衰卜事晉獻

公及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重耳以

驪姬之亂二奔翟趙衰從翟伐齊咎如得二女翟以其

少女妻重耳長女妻趙衰而生盾初重耳在晉時趙衰

妻亦生趙同趙括趙嬰齊。按盾為宣孟是衰前在晉時未有子至翟始生盾也同括

三子俱盾弟或是還晉後生者趙衰從重耳出凡十九年得反國重

耳為晉文公趙衰為原大夫居原任國政。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原城

在懷州濟源縣西北左傳云襄王以原賜晉文公原不服文公伐原以示信原降以趙衰為原大夫即此也

文公所以反國及霸多趙衰計策語在晉事中趙衰既

反晉晉之妻固要迎翟妻而以其子盾為適嗣晉妻三

萬曆二年刊已巳道十六卷之三

子皆下事之。晉襄公之六年而趙衰卒。謚為成季。趙盾代成季任國政。二年而晉襄公卒。太子夷臯年少。盾為國多難。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使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泣。索隱曰：穆嬴也。頓首謂趙盾曰：先君何罪。釋其適子而更求君。趙盾患之。恐其宗與大夫襲誅之。廼遂立太子。是為靈公。發兵距所迎襄公弟於秦者。靈公既立。趙盾益專國政。靈公立十四年。益驕。趙盾驟諫。靈公弗聽。及食熊蹯。肺不熟。殺宰人。持其尸出。趙盾見之。靈公由此懼。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食桑下餓人。反扞救盾。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趙穿弒靈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為

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為正卿。亡不出境。反

不討賊。故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晉景公時。索隱曰：成

據而趙盾卒。謚為宣。孟子朔嗣。趙朔。晉景公之三年。朔

為晉將。下軍救鄭。與楚莊王戰河上。朔娶晉成公姊為

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徐廣曰：按

及誅滅皆景公三年。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

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

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

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為司寇。

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

知猶為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辜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按左傳無屠岸事止以嬰齊通于莊姬而回括逐之故莊姬愬於成公而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杵曰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

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杵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柰何公孫杵杵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杵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徐廣曰小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杵曰杵曰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

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曰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曰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友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天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天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

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徐廣曰推次晉復與趙武田邑是景公十七年魯成公八年經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左傳於此說立趙武事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

萬曆二年月 已巳 趙武 五 節秦四百八十三

宣孟與公孫杵曰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新序曰程嬰公孫杵曰可謂信友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士維禎曰嬰之死所謂可以無死者也。趙氏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其大夫三卻欒書畏及乃遂弒其君厲公更立襄公曾孫周徐廣曰年表去襄公孫也是為悼公。晉由此大夫稍彊趙武續趙宗二十七年晉平公立平公十二年而趙武為正卿十三年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趙武子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趙

武死諡為文子。文子生景叔。索隱曰系本云景叔名成景叔之時齊

景公使晏嬰於晉。徐廣曰平公十九年晏嬰與晉叔向語。嬰曰齊

之政後卒歸田氏。叔向亦曰晉國之政將歸六卿。六卿

侈矣。而吾君不能恤也。王維禎曰二子知齊晉后事乃不為國所而私相料乎趙

景叔卒。生趙鞅。是為簡子。趙簡子在位。晉頃公之九年。

簡子將合諸侯。戍于周。其明年入周。敬王于周。辟弟子

朝之故也。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辛

舌氏。分其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為之大夫。晉公室

由此益弱。後十三年。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

遇之。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

董安于問韋昭曰安于簡子家臣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

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索隱

曰二子秦大夫公孫支子桑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

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

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索隱曰藏

一作藉秦識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

師於穀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

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

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

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

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

賜我二筭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

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正義

曰謂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為七世靜公二年為三晉所滅據此及年表簡子疾在定公十一年

年羸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正義曰羸趙姓也周人謂衛也晉亡之後

趙成侯三年取衛都鄆七十三是也索隱曰范魁地名不知所在而亦不能有也今余

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索隱

曰即姪羸吳廣之女姚姓孟字也七代孫武靈王也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

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

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

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謹吾有所見子晰也索隱曰簡

子見當道者乃寤是前夢所見者知其名曰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

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

子之見我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

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王君首之

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正義曰范氏中行氏之祖也

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

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正義曰謂代及智氏也簡子曰吾見兒

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

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

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司

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

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

日姑布子卿見簡子

子卿曰無為將軍也

見一子於路殆也

卿起曰此真將

哉子卿曰天

與語毋卹最

先得者言

萬曆三

符矣簡子曰

曰地道記云
百五十里得

知母恤果賢

晉定公之十四

為中行因為中行
邲邲午而作亂其

邲邲大夫午曰歸我

年趙鞅圍衛衛人恐
之邲邲今欲更徙于

其父兄不聽倍言趙鞅

我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

宗親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邲邲反涉賓午

使籍秦圍邲邲

左傳曰籍秦此時為上軍司馬。索隱曰系本籍秦籍游之孫籍談之子荀

寅范吉射與午善

左傳曰午荀寅之甥荀寅范吉射之

桓伯林父林父生宣伯庚庚生獻伯偃偃生穆伯吳吳
生寅晉大夫士蔦生成伯缺缺生武子會會生文叔燮
燮生宣叔荀生獻
子鞅鞅生吉射也不肯助秦而謀作亂董安于知之

十月范中行氏伐趙鞅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吉射荀

寅仇人魏襄等謀逐荀寅以梁嬰父代之賈逵曰梁嬰

逐吉射以范臯繹代之服虔曰范氏荀躒言於晉侯曰

服虔曰荀躒智文子。索隱曰系本云逝遨生莊子首
首生武子瑩瑩生莊子朔朔生悼子盈盈生文子櫟櫟
生宣子申申
生智伯瑤君命大臣始亂者死今三臣始亂而獨逐

鞅用刑不均請皆逐之十一月荀櫟韓不佞魏哆奉公

命以伐范中行氏。索隱曰不佞韓簡子咳不克。范中行

氏反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丁未。二子奔朝歌。韓魏

以趙氏為請。服虔曰以其罪輕於荀范也十二月辛未。趙鞅入絳盟

于公宮。其明年。知伯文子謂趙鞅曰。范中行雖信為亂。

安于發之。是安于與謀也。晉國有法。始亂者死。夫二子

已伏罪。而安于獨在。趙鞅患之。安于曰。臣死。趙氏定。晉

國寧。吾死晚矣。遂自殺。趙氏以告知伯。然後趙氏寧。孔

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

曰。趙鞅以晉陽畔。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

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臯。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

舍之鄂鄂。是以憂也。韓詩外傳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

何事對曰願為鄂鄂之臣墨筆操牘從簡子由此能附

君之過。而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也。趙邑而懷晉人。晉定公十八年。趙簡子圍范。中行于朝

歌。中行文子奔邯鄲。明年。衛靈公卒。簡子與陽虎送衛

太子蒯聵于衛。衛不內。居戚。杜預云戚衛邑在頓丘縣

作戚為是晉定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柏人。

簡子又圍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趙竟有邯鄲

柏人。范中行餘邑入于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侔

於諸侯。晉定公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爭長於黃池。

趙簡子從晉定公卒長吳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是歲越王勾踐滅吳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恤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毋恤毋恤群臣請死之毋恤曰君所以置毋恤為能忍詢然亦愠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恤簡子不聽毋恤由此怨知伯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張華曰趙簡子家在臨水界太子毋恤代立是為襄子趙襄子元年越圍吳襄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正義曰左哀公二十年以越圍吳故降父之祭饌而使楚隆慰問王為哀公十三年簡子在黃池之役與吳王質言曰好惡同之故滅祭饌及問吳王也而趙世家及六國年表云此年晉定公卒簡子除三年之喪服替而已按簡子死及使吳年

月皆誤與左傳不同○按此文與左傳同但事在晉定公三十七年襄子服簡子喪時今日出公十七年及上文簡子除喪越滅吳俱重複舛誤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正義曰括地志云夏屋山一名賈屋山今名賈毋山在代州鴈門縣東北與句注山相接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料正義曰音斗其形方有柄取斟水器說文云鈎也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徐廣曰一作雒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為摩笄之山正義曰笄今云摩笄山亦名為山在蔚州飛狐縣東北魏土地記云趙襄子既殺代王使人迎其姊代王夫人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義也摩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笄自殺而死使者亦自殺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襄子

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為晉懿公。索隱曰或作哀。即昭公少子。大父名雍。號戴于也。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正義曰括地志云王澤在絳州正平縣南。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恤。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

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於後世。且有仇王。亦黑龍而。而鳥喙鬢髮顛。大膺大胃。脩下而馮。左衽界乘。徐廣曰修或作隨界。奄有河宗。正義曰在龍門河上。一作介。流嵐勝二州地也。至于休溷諸貉。正義曰音陌。戎狄之地也。南伐晉別。正義曰謂韓魏之邑。北滅黑姑。正義曰亦戎國。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何休曰八尺曰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高共。徐廣曰一作赫。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索隱曰戰國策作張孟。談談者史遷之父名遷。例改。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唯共

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群臣皆懈唯共不敢失人臣禮

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疆於韓魏遂祠三

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正義曰括地志云三

霍山其後娶空同氏正義曰原州平高縣西百里有崆

側戎生五子襄子為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

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為

太子王維禎曰襄子舍子不立立其姪之子以念襄子

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為獻侯獻侯少即位治中牟索

曰此趙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正義曰按襄子弟

桓子逐獻侯自立於代索隱曰系本云襄子一年卒國

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十

年中山武公初立索隱曰中山古鮮虞國姬姓也系本

武靈王所滅不言誰氏子孫十三年城平邑地理志云代十五年獻

侯卒子烈侯籍立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擊

守之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為諸侯追尊獻子為獻侯烈

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

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索

曰槍與石二人名吾賜之用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

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

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徐廣曰番音盤自

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
 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
 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
 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
 烈侯道然正義曰道音由古字與攸同攸攸氣行貌寬緩也明臣荀欣侍以選
 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
 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
 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正義曰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少
府內史周官秦賜相國衣二襲單複具九年烈侯卒弟
因之掌治京師武公立索隱曰誰周云系本及說趙語者並無其事蓋別有所據武公十三年卒趙

復立烈侯太子章是為敬侯是歲魏文侯卒敬侯元年
 武公子朝作亂不克出奔魏趙始都邯鄲二年敗齊于
 靈丘按此靈丘齊地非代郡之靈丘三年救魏于廩丘大敗齊人四年
 魏敗我兔臺築剛平正義曰兔臺剛平並為河北以侵衛五年齊魏
 為衛攻趙取我剛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正義曰今
趙州平棘縣古棘蒲邑也八年拔魏黃城正義曰指地志云故黃城在魏州冠氏縣南因黃溝
為名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十年與中山戰于房子正義
曰趙州房子縣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伐中山又戰於
中人徐廣曰中山唐縣有中人亭十二年敬侯卒子成侯種立成侯
 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為亂二年六月雨雪三年大

戊午為相。徐廣曰戊一作成。伐衛取鄉邑七十三。魏敗我蘭。正義曰蓋在河東。敗之五年伐

齊于野。魏敗我懷。攻鄭敗之。以與韓。韓與我長子。地理志曰

上黨有六年。中山築長城。伐魏敗涿澤。正義曰涿音濁。括地志云濁水

源出蒲州解。圍魏惠王。七年侵齊至長城。正義曰齊長

州平陰縣。太山記云太山西北。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

周以為兩。徐廣曰顯王二年。周紀無此。九年與齊戰阿下。徐廣曰戰一作會。

十年攻衛。取甄。十一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正義曰蓋在石隰等

十二年秦攻魏。少梁。趙救之。十三年秦獻公使庶長

國伐魏。少梁。虜其太子。魏敗我涇。取皮牢。徐廣曰魏

趙皮牢。正義曰括地志云涇水縣在絳州翼城縣東南。按皮牢當在涇之側。成侯與韓昭侯

遇上黨。十四年與韓攻秦。十五年助魏攻齊。十六年與

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徐廣曰在平陽。十七年成侯與魏惠

王遇葛孽。徐廣曰在馬丘。年表曰十八年。趙孟如齊。十九年與齊宋會平陸

正。義曰兖州縣也。平與燕會阿。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葛

陸城。即古厥國也。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北。以徐兖二水並過其西。二十年

又徂經其北。曲曰阿。以齊有東阿。故曰西阿。城二十年

魏獻榮椽。因以為檀臺。徐廣曰襄國縣有檀臺。索隱

魏獻之。正義曰鄭玄云榮屋翼也。說文云椽椽也。屋椽之兩頭起者為榮也。二十一年魏圍

我邯鄲。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齊亦敗魏於桂陵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桂陵在曹州乘縣東北。二十四年魏歸我邯鄲。與魏盟

萬曆二年刊。已道十二人。付魁五百七十三

漳水上秦攻我蘭二十五年成侯卒公子縹音與太子

肅侯爭立索隱曰系本語縹敗亡奔韓肅侯元年奪晉君

端氏徙處屯留二年與魏惠王遇於陰晉正義曰地理志云華陰縣

魏之陰晉秦惠文王更名寧秦高帝更名華陰三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

四年朝天子六年攻齊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

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虜其將公子卬趙伐魏十

二年秦孝公卒商君死十五年起壽陵徐廣曰太原有出於鹿門正義

卒十六年肅侯游大陵徐廣曰大陵縣亦曰陸出於鹿門正義

州孟縣西有白鹿泓出自鹿山南海蓋鹿門在北山水之側也大戊午扣馬呂忱曰

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十七年閏

魏黃不克地理志曰山陽有黃縣築長城正義曰從蔚州北西至

長城在潭水之北趙南界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兵去二

十二年張儀相秦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河西取我蘭

離石二十三年韓舉徐廣曰韓將與齊魏戰死于桑丘正義

地志云桑丘城在易州遂城縣界或曰在泰山非也此時齊伐燕桑丘三晉皆來救之不得在泰山二十

四年肅侯卒秦楚燕齊魏出銳師各萬人來會葬子武

靈王立索隱曰名雍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

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正義曰在洛州臨洛縣也武靈

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

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三

年城部四年與韓會於區鼠正義曰在河北五年娶韓女為夫

人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

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

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觀澤正義曰括地志云觀澤故城在魏州頓丘縣

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徐廣曰年表云秦取中都西陽安邑十一年秦敗我將軍

英太原有中陽縣西河有中陽縣齊破燕燕相子之為君君反為臣十

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為燕王徐廣曰紀年亦云使樂池

送之燕世家子之死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無趙送公子職為燕王之事當是趙聞燕亂遣立

王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十六年秦惠王卒王遊

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粲粲兮顏

若若之榮綦毋邃曰陵若之草其華紫。正義曰幽州謂之翹饒蔓似瑩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

華細命乎命乎曾無我羸綦毋邃曰言有命祿生遇其時人莫知已貴盛盈端也

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

而內其女娃羸方言曰娃美也孟姚也索隱曰孟姚吳有館娃之宮廣女舜之後故

上文云余思虞舜之勳故命其胄女孟姚以配而七代

之孫也舜後封虞在河東太陽山西有上虞城亦曰吳

城虞吳音相近故舜後亦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為惠后

姓吳非獨太伯虞仲之裔徐廣曰野一作望。正義曰括地志云野

十七年王出九門徐廣曰在常山為野臺正義曰括地志云野

臺一名義臺在定州樂縣西南以望齊中山之境十八年秦武王與孟

說舉龍文赤鼎絕臚而死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

於燕送歸立為秦王是為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

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

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正義曰黃華蓋西河

側之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

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蘭郭狼敗林人正義曰於蓐

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正義曰東

地服虔云後為鮮卑也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正義曰林胡樓

嵐勝以南石州離石蘭等七國時趙邊邑秦隔而無疆

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

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

襄主之烈計胡翟之利為人臣者寵戰國策作窮有孝悌長

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臣之分也今

吾欲繼襄主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鮑彪曰卒

世猶舉世言舉世無能察此為敵弱正義曰我為胡服用力少而功

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正義曰往古夫

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鮑彪曰不與俗有獨智之

慮者任驚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

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

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

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國策袒下

論

有入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繆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徐廣曰。兄弟一作元夷。元始也。夷平也。國策作先王。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

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鄭玄曰。事成止至也。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繆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狗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四十九

而怫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索隱曰錯臂亦文身謂以丹青錯其臂衽衽畫其臂孔衍作右臂左衽謂右衽也甌越之民也鮑彪曰即漢黑鄭玄曰雕文謂刻其肌以青丹涅之却冠秫紬徐廣曰戰國策作秫紬者綦鍼也古字多假借故作秫紬耳此蓋言其女功鍼縷之麤拙也又一本作鮭冠黎縹也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

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况於山谷之便乎董份曰儒者一師宜俗之同也中國同禮宜教之合也俗異教離則禮不足恃而治無常法也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之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徐廣曰安平縣西有漳水津名薄洛津與齊中山同之正義曰爾時齊與中山相親中山趙共薄洛水故言與齊中山同之須有舟楫之備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徐廣曰一云自常山以下代上黨以東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

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索隱曰林胡樓煩東胡是三胡也且

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

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

係累吾民引水圍鄯微社稷之神靈則鄯幾於不守也

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

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

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鄯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

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

聞臣之臯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

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

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紹徐廣曰戰國策作紹紹音紹趙俊皆諫止

王母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

不相襲何禮之循處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

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

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

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

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

是鄒魯無奇行也索隱曰按鄒魯好長纓是奇服也服非其志皆淫僻也而有孔門顏冉之屬豈是無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索隱曰言方俗僻處

奇行哉山谷而人皆改易不通大化則是吳越無秀士何得有延州來及大夫種之屬哉且聖人利身

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索隱曰一作蔓葭縣名西略胡地。至榆中。正義曰勝州北河北岸也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招為右軍。許鈞為左軍。公子章為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徐廣曰一作陸又作陘陘者山絕之名常山有并陘

中山有苦陘上黨有關與。正義曰陘陘山也在并州陘縣東南趙希并將代趙之兵與諸軍向并陘之側

合軍曲陽。徐廣曰上曲陽在常攻取丹丘。正義曰邢華

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北岳有五別名一曰蘭臺府二曰列女宮三曰華陽臺四曰紫臺五曰太一宮按北岳

恒陽縣北。氏之塞。正義曰徐廣曰鷓鴣一作鴻鴻上故

晉鴻上。王軍取鄣石邑。徐廣曰在常山。正義曰括地

南封龍。正義曰括地志云封龍山一名飛龍東垣中山

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

后卒。索隱曰謂武靈王之后前太子章之母惠文王之嫡母也惠后卒後吳娃始當正室至孝成二年稱

惠文后。使周紹胡服。傅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

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

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
夫悉爲臣。肥義爲相國。并傳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惠
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
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
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
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
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
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惠文王徐廣曰元年以公
子勝爲相封平原二年
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
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徐廣曰
在上郡起靈壽。徐廣曰
在常山北地

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
爲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
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
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
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
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
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
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
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禍
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

萬曆二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三 二五 吳科四百三九

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允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允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曰。肥義謂信期曰。索隱曰即下文高信也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

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日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儼然也。反北面爲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正義曰在邢州平鄉縣東北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允自國至。乃

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

定王室公子成為相號安平君李允為司寇公子章之

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索隱曰開謂開門而納之譙周及孔衍皆作閉之閉謂藏也

成允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允謀曰以章故

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

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齧而

食之秦毋遠曰齧爵子也。索隱曰生受哺者謂之齧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

應劭曰武靈王葬代郡靈丘縣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

允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

吳娃愛之為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

為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

起以至父子俱死為天下笑豈不痛乎楊慎曰趙主父沙丘之禍既已

詳叙顛末而於其後又括其要而論之亦一例也主父死惠文王立立五年與

燕鄭易徐廣曰皆屬八年城南行唐徐廣曰在常山。正義曰括地志云

行唐縣屬冀州九年趙梁將與齊合軍攻韓至魯關下正義曰魯陽關

在汝州魯山縣及十年秦自置為西帝十一年董叔與魏氏伐

宋得河陽於魏秦取梗陽杜預曰太原晉陽縣南梗陽城也十二年趙

梁將攻齊十三年韓徐為將攻齊公主死索隱曰蓋吳

之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索隱曰此

下文十五年重擊齊是此年同伐齊耳與秦會中陽正義曰括地志中陽故縣在汾州偃城縣

南十五年。燕昭王來見趙與韓魏。秦共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菑。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為齊遺趙王書曰。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熟。民不疾疫。衆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彊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餽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以為信。恐天下亟

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索

曰與國臣以秦計為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

者。楚又伐而中山亡。今齊又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

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

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

川。魏亡晉國。正義曰。河北之地。安邑河內。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

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歛三百里。正義曰。韓之上黨。歛滅也。

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

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

上黨。正義曰。秦上黨郡。今澤潞儀沁等四州之地。兼相州之半。韓總有之。至七國時。趙得儀沁二州之地。

韓猶有潞州及澤州之半半屬趙魏沁州在羊腸之西

正義曰太行山坂道名勾注之南非王有已踰勾注斬

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郭璞曰胡

地野犬似狐而小 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

伐齊從疆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

所以伐者以事王也正義曰以趙王為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

正義曰言秦欲約五國共滅趙三分趙地 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

三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疆

秦秦廢帝請服正義曰言秦齊相約反高平根柔於魏

徐廣曰紀年云魏襄王四年改向曰高平也根柔一作魏柔一作平柔。正義曰括地志云高平故城在懷州

河陽縣西反至分徐廣曰一先俞於趙正義曰至音邢

字耳俞音戊郭注云西隄即鴈門 齊之事王宜為上佼

山也按西先聲相近皆趙地也 索隱曰佼猶行也 而今乃抵臯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

不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

必以王為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

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

王也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王與燕王遇廉頗將攻

齊昔陽杜預曰樂平治取之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

伯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伯陽故城在相州鄴縣西而秦怨趙不與已擊

齊伐趙拔我兩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正義曰括地志云石城在相州

萬曆三年刊

林慮縣 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正義曰括地志云東陽故城在貝州歷亭縣界

按東陽先屬趙伐魏氏大潦漳水出魏冉來相趙十九年

秦敗我二城趙與魏伯陽趙奢將攻齊麥丘取之二十

年廉頗將攻齊王與秦昭王遇西河外徐廣曰年表云與秦會澠池

二十一年趙徙漳水武平西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平亭今名渭城在瀛州文安縣

北二十二年大疫置公子丹為太子二十三年樓昌將

攻魏幾正義曰音祈傳曰伐齊幾拔之按幾不能取十

二月廉頗將攻幾取之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房子拔

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城

徐廣曰屬齊郡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昌城在淄州淄川縣東北高唐取之與魏共擊

秦秦將白起破我華陽正義曰是時魏韓趙得一將軍聚兵於華陽西攻秦

二十六年取東胡歐代地索隱曰蓋東胡叛趙驅畧二代地人眾以叛故取之也

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封趙豹為平陽君戰國策曰趙豹平陽君惠

文王母弟河水出大潦二十八年藺相如伐齊至平邑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邑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

罷城北九門大城正義曰恒州燕九門縣城

將成安君公孫操弒其王徐廣曰年表云是燕武成王元年索隱曰樂資云即惠

王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而圍闕與正義曰上於連反下音預括地志云闕與

聚落今名烏蘇城在潞州銅鞮縣西趙使趙奢將擊秦

大破秦軍闕與下賜號為馬服君正義曰因馬服山為號也虞喜志林云馬

兵之首也號曰馬服者言能服馬三十三年惠文王卒

也括地志云馬服山邯鄲縣西北

太子丹立是為孝成王。孝成王元年。徐廣曰平秦伐我原君相也。

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

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索隱曰孔衍云長安太君惠文后之少子也。

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

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

胥之入。胥猶須也。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

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

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索隱曰吳姓至此在六左側亦可稱老末廣

乎。曰。恃粥耳。曰。老臣聞者。殊不欲食。乃彊步日三四里。微言太后纔三十有奇者誤也。按此是日食得毋衰

惠文王后吳姓已前主父死束說近之。

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

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

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

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

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

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

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

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其

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

反。豈非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

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久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為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索隱曰子義趙之賢人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

之重也而況於予乎揚慎曰既載左師之言又齊安平

君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正義曰燕無中陽括地志云中山故城一名中亭

在定州唐縣東北時屬燕國拔之又攻韓注人正義曰括地志云注城在安州梁城西

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為相四年王夢衣偏縗之衣

正義曰杜預云偏左右異色縗在中左右異故曰偏按縗衣背縫也音速乘飛龍上天不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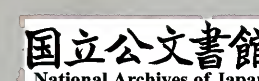
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

偏縗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

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

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為

趙不欲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聽王所以



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
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
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
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
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
之於小弱小弱故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
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糧蠶食上乘倍戰者正義曰蠶食桑葉漸進必盡也司馬法云百畝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城城出革車一乘七十二人
也上乘天下第一也倍戰力攻也韓國四戰之地軍士慣習倍於餘國裂上國之地其政
行不可與為難必勿受也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

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正義曰馮亭將十七邑入趙若幣帛之見遺趙豹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
而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
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
告馮亭曰敝國使者臣勝敝國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
三封太守正義曰漢景帝始加太守此言太衍字也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
世為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
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
死固不義一矣入之秦不聽王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
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漢書馮奉世傳曰趙封馮亭為華陵君與

萬曆三年刊
胡孝子五百四十八

趙將括距秦戰死於長平宗族由是分散或在趙在趙者為官師將官師將子為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

後馮無擇馮去疾馮切皆為秦將相馬漢興馮唐即廉頗將軍軍長平正義曰括地志云長平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七年廉頗免而

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餘萬皆阬

之王悔不聽趙豹之計故有長平之禍焉王還不聽秦

秦圍邯鄲徐廣曰武垣令徐廣曰河間有武垣縣本屬涿郡傅豹王容

蘇射率燕眾反燕地正義曰武垣此時屬趙與燕接境故云率燕眾反燕地也趙以

靈丘正義曰括地志云靈丘蔚州理縣封楚相春申君八年平原君如

楚請救還楚來救及魏公子無忌亦來救秦圍邯鄲乃

解十年燕攻昌徐廣曰一作社。正義曰壯字誤當

都縣五月拔之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軍破之徐廣曰信梁秦將也。索隱曰信梁秦將也。索隱曰信梁秦將也。

太子死徐廣曰是年周赧王卒或曰趙太子而秦攻西周拔之徒父祺出。索隱曰徒父也。史失名。趙大夫祺也十

一年城元氏地理志常山縣有元氏縣上原武陽君鄭安平死徐廣曰故秦將

收其地十二年邯鄲廢燒徐廣曰庫廡之名音膾也。索隱曰

藁之虞十四年平原君趙勝死索隱曰年表十五年以

尉文封相國廉頗為信平君索隱曰尉文蓋地名或曰尉官文名謂以尉文所食

之地以封廉頗也燕王令丞相栗腹約驩以五百金為

趙王酒還歸報燕王曰趙氏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

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閒而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也

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衆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王曰：吾即以五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燕王大怒，群臣皆以為可。燕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鄆。卿秦將而攻代，廉頗為趙將，破殺栗腹，虜卿秦樂閒。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為武襄君。十七年，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圍其國。十八年，延陵鈞徐廣曰：代郡有延陵縣。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魏攻燕，秦拔我榆次徐廣曰：太原有榆次。三十

七城。十九年，趙與燕易土，以龍亢、汾門、臨樂與燕。正義曰：邢子廟趙記云：龍山有四麓，各有一穴，大如車輪，春風出，東秋風出，西夏風出，南冬風出，北按蓋謂龍亢也。汾門，括地志云：易州永樂縣有徐水出，廣昌嶺流至北平縣，東南歷石門中，俗謂之龍門，蓋汾字誤也。臨樂，臨鄉故

城在幽州固安。燕以葛武陽平舒與趙。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葛州在瀛州高陽縣西北平舒故城在蔚州靈丘縣北。二十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晉陽。

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取之。徐廣曰：在頓丘。正義曰：活地志云：繁陽故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北，應劭云：繁水之北，故曰繁陽也。使樂乘代之，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子偃立，是為悼襄王。悼襄王元年，大備。徐廣曰：一作修。正義曰：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正義曰：平邑在魏州昌樂縣東北。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徐廣曰：武遂屬安平。正義曰：括地志云：易州遂方城，戰國時武遂城也。方城，故在幽州固安縣南。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泄鈞人姓名為之謂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

萬曆二年刊

史記趙世家十三

程謹 五百六十二

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謀而內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絕趙

而郎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正義曰

志云平都縣在新興郡與陽周縣相近。按戰國策作平都侯春平君者言行信於王

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徐廣曰年表云太子

從質城韓臯三年龐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四年龐暖

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藁徐廣曰在新豐不拔移攻齊取饒

安正義曰饒安滄州縣五年傅抵趙將姓名居平邑慶舍將東陽河

外師守河梁正義曰河外河南岸魏州地也河梁橋也六年封長安君以饒

正義曰瀛州饒陽縣長安是號也魏與趙鄴九年趙攻燕取狸陽城正義曰按燕無狸陽疑狸字誤當作

漁陽故城在檀州密雲縣南兵未能秦攻鄴拔之年表

鄴九城按關與悼襄王卒子幽繆王遷立幽繆王遷元年徐廣曰

曰又云潁王年表及史考趙遷皆無謚。索隱曰王遷無謚今此稱幽繆王者蓋秦滅趙之後人臣竊追謚之

太史公或別有城柏人二年秦攻武城徐廣曰年表云秦敗我平陽

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三年秦攻赤麗宜安正義曰括地志

云宜安故城在恒州豪城縣西南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却之正義曰括地志云肥

縣故城在恒州豪城縣西春秋時肥子國封牧為武安君四年秦攻番吾李

牧與之戰却之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

正義曰樂徐在晉州平陰在汾也臺屋墻垣大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

步正義曰其坼溝見六年大饑民謠言曰趙為號秦為

笑以為不信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

將軍司馬尚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尚，免趙忽及齊將顏聚代之。趙忽軍破，顏聚亡去。以王遷降。正義曰：淮南子云：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則為作山水之謳，聞之者莫不隕涕。八年十月，邯鄲為秦。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秦既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為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為郡。

趙世家第十三終

史記四十三

魏世家第十四

史記四十四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索隱曰：左傳富辰說文王

之子十六國有畢原，豐郇言畢公是文王之子，此云與周同姓，似不用左氏之說。馬融亦云：畢，毛文王庶子。

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正義曰：括地志云：畢原在雍州萬年縣西南。於是

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

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為御，畢萬為右，

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正義曰：魏城，縣北，鄭玄詩譜云：魏姬

姓之國，武王伐紂而封焉。為大夫。卜偃曰：索隱曰：晉也。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

也。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滿

數其必有衆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

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

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為魏

氏生武子索隱曰左傳武子名犢系本云畢萬生芒季芒季生武仲州州與犢聲相近字因以異

魏武子以魏諸子事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

武子從重耳出亡十九年反重耳立為晉文公而令魏

武子襲魏氏之後封列為大夫治於魏生悼子魏悼子

徙治霍索隱曰系本云武仲生莊子絳無悼子又系本居篇曰魏武子居魏悼子徙霍則是有悼子系

代自脫耳生魏絳魏絳事晉悼公悼公三年會諸侯悼

公弟楊干亂行魏絳僇辱楊干索隱曰左傳云僇楊干之僮悼公怒

曰合諸侯以為榮今辱吾弟將誅魏絳或說悼公悼公

止卒任魏絳政使和戎翟戎翟親附悼公之十一年曰

自吾用魏絳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賜

之樂三讓然後受之徙治安邑正義曰安邑在絳州夏縣安邑故城是魏

絳卒諡為昭子徐廣曰世本日莊子生魏嬴嬴生魏獻子索隱曰

子名茶茶莊子之子無魏嬴也獻子事晉昭公昭公卒而六卿彊公室

卑晉頃公之十二年韓宣子老魏獻子為國政晉宗室

祁氏羊舌氏相惡六卿誅之盡取其邑為十縣六卿各

令其子為之大夫獻子與趙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並

為晉卿索隱曰簡子趙鞅文子荀寅獻子范士鞅其後十四歲而孔子相魯

萬曆二年刊

後四歲趙簡子以晉陽之亂也而與韓魏共攻范中行

氏魏獻子生魏侈索隱曰侈他本亦作哆系本獻子生

多是也則侈是襄子魏侈與趙鞅共攻范中行氏魏侈

之孫曰魏桓子索隱曰系本云襄子生桓子駒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

滅知伯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智城在蒲州虞鄉縣分其

地桓子之孫曰文侯都徐廣曰世本云斯也。索隱曰

子湫是魏駒之子魏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也與韓

武子趙桓子周威王同時六年城少梁十三年使子擊

圍繁龐出其民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十七年伐中

山使子擊守之趙倉唐傅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

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

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

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

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躡然奈何其同之

哉子擊不懌而去西攻秦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正義

地志云郟陽故城在同州河二十二年魏趙韓列為諸

侯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陽狐正義曰括地志云陽狐二

十五年子擊生子瑩瑩音乙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

木過其間未嘗不軾也正義曰皇甫謐高士傳云木晉

其門干木踰牆避之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間而軾

其僕曰君何軾曰段干木賢者也不趣勢利懷君子之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朱桂五百七

三

朱桂五百七

三

朱桂五百七

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安得勿軼于木先乎德寡人
先乎勢于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
義高又請為相不肯後卑已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
敢息淮南子云段干木晉之大驥而為文侯師呂氏春
秋云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於
堂而與之言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
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秦嘗欲伐魏或
卿至既受吾賞又責吾禮無乃難乎
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
由此得譽於諸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索隱曰大河在
鄴東故名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
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徐廣曰文二
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闕
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

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
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
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
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上相果誰為之李克曰
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
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
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
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負於魏
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
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

萬曆二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四
朱貴四百五十九

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徐廣曰：在陝。按地理志云：弘農陝縣故虢國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三十二年，伐鄭，城酸棗。敗秦于注。注，城也。司馬彪曰：河南梁縣有注城也。正義曰：注，或作備。三十五年，齊伐取我襄陵。三十六年，秦侵我陰晉。徐廣曰：今之華陰。三十八年，伐

秦敗我武下。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武城一，名武之平城，在華州鄭縣東。

得其將識。索隱曰：識，將名。

曰識

是歲文侯卒。

索隱曰：紀年云：五十年卒。

子擊立，是為武侯。魏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

索隱曰：紀年云：魏武侯元年，當趙烈侯十四年。

公子朔為亂，不勝，奔魏，與魏葉邯鄲，魏敗而去。二年，城安邑。王垣

索隱曰：紀年云：魏武侯元年，當趙烈侯十四年。

七年，伐齊，至桑丘。

正義曰：年表云：齊伐燕，取桑丘也。

九年，翟敗我于澮。

正義曰：括地志云：澮山在絳州翼城縣東北，澮水出北山也。

初立。

索隱曰：按紀年，齊幽公十八年，威王立。

十一年，與韓趙三分晉地，滅

其後十三年，秦獻公縣櫟陽。十五年，敗趙北蘭。

正義曰：在石州。

十六年，伐楚，取魯陽。正義曰：今汝州魯山縣也。武侯卒。索隱曰：紀年云：西此。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之七十一

五

五

羅六五廿九

武侯二十六年卒。子瑩立，是為惠王。惠王元年，初武侯卒也。子

瑩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公孫頎自宋入趙。索隱曰：自趙

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瑩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君亦聞之

乎。今魏瑩得王錯。徐廣曰：汲冢紀年：惠王二年，挾上黨固

半國也，因而除之。徐廣曰：除一作倍。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

說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以伐魏，戰于濁澤。徐廣曰：長

魏氏大敗。魏君圍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

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

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彊於宋衛，則我終無魏

之患矣。趙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

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

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揚慎曰：書韓趙伐

論于後左氏法也。二年，魏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懷。三年，齊敗我

觀。徐廣曰：齊世家云：獻觀以和齊。年表曰：伐魏取觀，今

國夏啓子太康第五弟之所封也。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正義曰：括地志

名北宅，在鄭州。武堵為秦所敗。徐廣曰：秦年表云：宅陽，故城一

取宋儀臺。索隱曰：表作義臺，然義臺見九年，伐敗韓于

澮。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徐廣曰：年表云：虜我太子也。取龐秦

獻公卒。子孝公立。十年，伐取趙皮牢。彗星見。十二年，星

晝墜有聲。十四年，與趙會鄆。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

索隱曰紀年魯恭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來朝皆在十四年鄭釐侯者韓昭侯也韓哀侯滅鄭而徙都之遂改號曰鄭十六年與秦孝公會社平侵宋黃池宋復取之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于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陵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柘楊縣漢舊縣也在銀州銀

城縣界按魏築長城自鄭濱洛北達銀州至勝州固陽縣為塞也固陽有連山東至黃河西南至夏會等州柘

固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二十一年與秦會彤

趙成侯卒二十八年齊威王卒中山君相魏索隱曰魏文侯滅中山使子擊守之後尋復國至是始三十年魏伐趙正義曰孫

令相魏其中山後又為趙所滅曠傳云魏與趙攻韓韓告急齊此文誤耳魏伐趙趙告

趙請救齊齊使孫臏救趙敗魏桂陵乃十八年

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

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劉向別錄曰徐子外

黃人也外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

聞乎客曰固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正義曰莒

密州縣也在齊東南言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若

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

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

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眾正義曰冀勳者眾也

戰攻而欲滿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

其意者眾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正義曰虞

萬曆二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六

蘇子五百三十七

蘇子五百三十七

喜志林云馬陵在濮州鄆城縣東北有陵澗谷深峻可
以置伏按龐涓敗即此也徐說在魏州元城縣非此地
也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三十一年秦趙

齊共伐我索隱曰紀年云二十九年五月齊田盼伐我
東鄆九月秦衛鞅伐我西鄆十月邯鄲伐我
北鄆王攻衛鞅我師敗績是也然言二十九年不同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

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
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徐廣曰今浚儀駟按汲冢紀
年曰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

寅徙都大梁也索隱曰紀
年以為惠王九年蓋誤也以公子赫為太子三十三年秦孝公卒商君亡秦歸魏魏怒不入三十五年與齊

宣王會平阿南地理志沛郡
有平阿縣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
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

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
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

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
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

矣為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三十六年復與齊王
會甄是歲惠王卒子襄王立索隱曰系本
襄王名嗣襄王元年與

諸侯會徐州徐廣曰
今薛縣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徐廣曰
一年伐

趙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于雕陰徐廣曰
在上郡圍我
焦曲沃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焦城在
陝縣東北百步周同姓也予秦河西之地正義

曰自華州北至同州並六年與秦會應秦取我汾陰皮
魏河北之地盡入秦也

氏焦魏伐楚敗之陘山徐廣曰在密縣七年魏盡入上郡于秦

正義曰按卅郵延綏等州北至固陽並上郡地秦降我蒲陽正義曰隰州隰川縣蒲邑故城是也

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二年楚敗我襄陵諸侯執政與

秦相張儀會齧桑徐廣曰在梁與彭城之間十三年張儀相魏魏有

女子化為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正義曰十三州志云

休縣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張儀復歸秦荀勗曰和

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按太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

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為五十二年今按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

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為誤分惠成之世以為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索隱曰紀年失哀王之代故分襄王之年

為惠王後元即以襄王之年包哀王之代耳哀王元

年五國共攻秦不勝而去二年齊敗我觀津正義曰括地志云觀

津城在冀州棗陽縣東南本趙邑今屬魏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走

犀首岸門索隱曰犀首公孫衍劉氏云六年秦求立公

子政為太子魏公子也與秦會臨晉七年攻齊徐廣曰年表云擊齊魯贅

子於與秦伐燕八年伐衛拔列城二索隱曰紀年云翟章伐衛衛

濮也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正義曰如耳魏大夫姓名也曰請罷衛兵免成

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

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闕與約斬趙趙

分而為二所以不亡者魏為從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

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驛衛不如以魏驛衛衛之德魏必

萬曆二年刊 史記世家十四 九 鄧敏四百九十五

衛一作魏是也

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為攻衛。驛衛不以王為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驛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九年。與秦王會臨晉。張儀魏章皆歸于魏。索隱曰。章為魏將。後又相秦。魏相田需死。楚害張儀犀首薛公。索隱曰。昭魚文也。楚相昭魚謂蘇代。索隱曰。昭魚也。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按國策是哀王時事。太子當是昭王。索隱

誤代曰。請為君北。必相之。昭魚曰。奈何。對曰。君其為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為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魏之疆。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楊慎曰。先假為說。梁王之辭。備載而於其說。梁王也。則但曰。以此告之。此省文也。與前李

萬曆二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鄧敏五百令一

克對翟璜

太子果相魏。十年張儀死。十一年與秦武王

會應。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

四年秦來歸武王后。十六年秦拔我蒲反。陽晉封陵。索隱

曰紀年作晉陽封谷。正義曰陽晉當作晉陽。括地志云晉陽故城今名晉城在蒲州虞鄉縣西。封陵亦在蒲

州十七年與秦會臨晉。秦予我蒲反。十八年與秦伐楚。

徐廣曰二十年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徐廣與齊王會于韓。

渭絕。二十三年秦復予我河外及封陵為和。哀王卒。索隱

曰汲冢紀年終於哀王二十年。昭王三年喪畢始稱元年也。子昭王立。索隱曰系本

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二年與秦戰我不利。三年佐韓

攻秦。秦將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萬。六年與秦河東

地方四百里。芒卯以詐重。按國策芒卯詐以鄰事趙今

魏承秦之怒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八年

秦昭王為西帝。齊潛王為東帝。月餘皆復稱王。歸帝。九

年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曲陽故城在懷州濟源縣西。新垣近曲

陽未詳。十年齊滅宋。宋王死我溫。十二年與秦趙韓燕

共伐齊。敗之濟西。潛王出亡。燕獨入臨淄。與秦王會西

周。十三年秦拔我安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安城故城豫州汝陵縣東南。兵到大

梁去。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陳。十九年昭王卒。子安釐

王立。索隱曰系本安釐王名圜。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拔

我二城。軍大梁下。韓來救。予秦溫以和。三年秦拔我四

城斬首四萬。四年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

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予秦南陽。徐廣曰：在修武。以和。蘇代國策作孫

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

地者制璽，使欲璽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

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

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

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

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正義曰：博頭有刻為梟

若不便則為餘行也。九年秦拔我懷，十年秦太子外質於魏，死十

一年秦拔我鄆。七系丘。徐廣曰：鄆一作廩丘，又作邢丘。今為宋公縣。正義曰：漢興為

新鄆縣在汝南郡。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執彊，對曰：

不如始彊。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執賢，對曰：

不如。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彊韓魏以攻秦，猶無奈

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

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馮琴而對

曰：索隱曰：戰國策作推琴。春秋後語作伏琴。而韓子作推瑟，說苑作伏瑟。五文各不同。王之料天

下過矣。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彊，滅范中行，又率韓魏

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正義曰：括

地志云：晉水，源出并州晉陽縣西懸壘山，東南流注汾水。西注入晉陽城，以周既灌。不堪者三版

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為參乘，知伯曰：吾始不知

萬曆三年刊

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正義

曰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正義曰平陽韓都括地志云

魏都絳水一名白水今名弗泉源

出絳山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於車

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兵雖彊不能

過知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

足之時也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齊楚相約而

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人

有唐睢者年九十餘矣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

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車而遣之唐睢到入見秦王

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

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睢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

不發者臣竊以為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

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

之彊足以為與也索隱曰與謂許與今齊楚之兵已合

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使之太急彼

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

東藩之魏而彊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於是秦昭王

遽為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

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

痤因上屋騎危危棟上也索隱曰禮云中謂使者曰

萬曆三年刊屋履危盖昇屋以避兵也

與其以死瘞市。不如以生瘞市。有如瘞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瘞。魏王曰善。瘞因上書信陵君曰。瘞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瘞。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國策作朱巳謂魏王曰。秦與我翟同族。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讖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

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闕與之事。索隱曰。謂前年秦韓相攻。闕與而趙奢破秦軍也。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索隱曰。涉谷是往楚之險路。從秦向楚有兩道。涉谷

是西道河行三千里而攻冥音陌之塞孫檢曰楚之險

內是東道以為今江夏鄢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石所行甚遠所

攻其難言致軍糧難也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

梁正義曰從河外出函谷關歷同州右蔡左召陵徐廣

無左字正義曰從汴州南行向陳州之西郊則與楚

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

攻衛與齊矣正義曰衛齊皆在韓夫韓亡之後兵出之

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徐廣曰在修武邢丘徐廣

平城堽津以臨河內索隱曰戰國策云邢丘安城此少

正義曰堽當作延括地志云延河內共汲必危徐廣曰

河有鄭地徐廣曰成臯得垣雍徐廣曰垣雍決滎澤水

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鮑

曰安陵魏人不欲攻秦之欲誅之久矣誅國策作許彪

言秦先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正義曰括地志云葉陽

自惡之城在葉縣北舞陽故城在葉縣東此時葉陽昆陽屬秦

屬瑯琊此二縣安陵封地以與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

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雖無危

魏國豈得安哉周紀註南國江國無害已夫憎韓不

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

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正義曰河西同州也晉國都絳

州魏都安邑皆在河東去大梁

有干里也有河山以闡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索隱曰：劉氏云

林地名。蓋春秋時鄭地之棐林在大梁之西。北徐廣云在宛縣非也。國策作從橫軍。以至於今。

秦七攻魏。五入囿中。徐廣曰：一作城也。索隱曰：囿即

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有垂都亭。索隱曰：文臺臺

名列士傳曰：隱陵君施酒文臺也。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

梁北，東至陶衛之郊。正義曰：陶曹州定陶也。北至平監。徐廣曰：平

關在東平須昌縣。正義曰：陶曹州定陶也。北至平監。縣屬河南

關在東平須昌縣。正義曰：陶曹州定陶也。北至平監。縣屬河南

之屬。吳華曰：河外河內。正義曰：河外謂華州以東至虢。大縣

數十。徐廣曰：一作百。名都數百。徐廣曰：一作十。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

里。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闡

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

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橈

之以講識亡，不聽。索隱曰：識猶知也。戰國策云：韓知亡猶不聽也。投質於趙，請

為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

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

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索隱曰：言韓以質于

也。親韓也。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索隱曰：效猶致也。正義曰：求故地謂魏

也。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

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

時已通韓上黨於共寧。徐廣曰：朝歌有寧鄉。正義曰：共衛州共城縣寧懷州修武縣

萬曆三年刊。史記卷之九十四。易玄。四百九十五。

本殷之甯邑韓詩外傳云武使道安成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安城在鄭州原武縣東南時屬魏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

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

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二十年秦圍邯鄲信

陵君無忌矯奪將軍晉鄙兵以救趙趙得全無忌因留趙二十六年秦昭王卒三十年無忌歸魏率五國兵攻

秦敗之河內走蒙驁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為增謂秦王曰公孫喜固謂魏相曰索隱曰國策作孫衍

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喜之計中也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

於齊韓秦乃止增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為景湣王索隱曰系本安釐王生景愍王午也信陵

君無忌卒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為秦東郡二年秦拔我朝歌衛徙野王三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

垣蒲陽衍徐廣曰十二年獻城秦正義曰括地志云蒲邑故城在隰州隰川縣南在蒲水之北故名在鄭州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

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列女傳曰秦殺假遂滅魏以為郡縣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索隱曰。譙所聞所謂國之云亡者。有賢者而不用也。如用之。何有亡哉。使紂用三仁。周不能王。況秦虎狼乎。

魏世家第十四終

史記四十四

韓世家第十五

史記四十五

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

曰韓武子。索隱曰。按左氏傳云。邴晉應韓武之穆。則韓是武王之子。然詩稱韓侯。出祖則是有韓而

先滅今據此文云。其後裔事晉。封於韓原。曰韓武子。則武子本是韓侯之後。晉又封之於韓原。即今之馮翊韓

城是也。然按系本及左傳。舊說皆為韓原。是曲沃桓叔之子。即是晉之支庶。又國語。叔向謂韓宣子。能修武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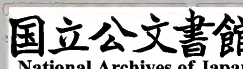
之德。起再拜。謝曰。自桓叔已下。嘉吾子之賜。亦言桓叔是韓之祖也。今以韓侯之後。別有桓叔。非關曲沃之桓

叔如此。則與太史武子後三世有韓厥。索隱曰。系本云。公之意。亦有違耳。武子後三世有韓厥。萬生。賈伯賈伯

與生。伯簡簡生。厥從。封姓為韓氏。韓厥。晉景公之三年。晉

司寇屠岸賈將作亂。誅靈公之賊趙盾。趙盾已死矣。欲

誅其子趙朔。韓厥止賈。賈不聽。厥告趙朔。令亡。朔曰。子



必能不絕趙祀。死不恨矣。韓厥許之。及賈誅趙氏。厥稱疾不出。程嬰公孫杵臼之藏趙孤趙武也。厥知之。景公十一年。厥與卻克將兵八百乘伐齊。敗齊頃公于鞍。獲逢丑父。於是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為獻子。晉景公十七年。病。卜大業之不遂者為祟。韓厥稱趙成季之功。今後無祀。以感景公。景公問曰。尚有世乎。厥於是言趙武。而復與故趙氏田邑續趙氏祀。晉悼公之十年。韓獻子老。獻子卒。子宣子代。宣子徙居州。索隱曰。宣今在河內是也。晉平公十四年。吳季札使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韓魏趙矣。晉頃公十二年。韓宣子與趙魏共分祁氏。

平舌氏十縣。晉定公十五年。宣子與趙簡子侵伐范中。

行氏。宣子卒。子貞子代立。貞子徙居平陽。索隱曰。系本

宣子子也。又云。景子居平陽。宋忠曰。今河東平陽縣。貞子卒。子簡子代。徐廣曰。史記多無簡

子莊子。而云貞子。生康子。班氏亦同。索隱曰。按系本有簡子名。不信莊子名。庚趙系家亦有簡子名。不佞也。

簡子卒。子莊子代。莊子卒。子康子代。索隱曰。康子名虎。康子與

趙襄子魏桓子共敗知伯。分其地。地益大夫於諸侯。康

子卒。子武子代。索隱曰。武子名啟章。武子二年。伐鄭。殺其君幽公。

十六年。武子卒。子景侯立。索隱曰。紀年及世本皆作景子名。慶景侯慶元

年。伐鄭。取雍丘。二年。鄭敗我。負黍。六年。與趙魏俱得列

為諸侯。九年。鄭圍我。陽翟。景侯卒。子列侯取立。索隱曰。系本作

武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徐廣曰：六年救魯。○索隱曰：戰國策作殺韓傀。

高誘曰：韓傀，俠累也。九年，秦伐我宜陽，取六邑。十三年，列侯卒。子

文侯立。索隱曰：紀年無文侯。系本無列侯。是歲，魏文侯卒。文侯二年，伐

鄭，取陽城。伐宋，到彭城，執宋君。七年，伐齊，至桑丘。鄭反

晉。九年，伐齊，至靈丘。十年，文侯卒。子哀侯立。哀侯元年，

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因徙都鄭。索隱曰：紀年魏武侯二十二年，韓滅

鄭哀侯入于鄭，是韓既徙都，因改號曰鄭。故戰國策謂韓惠王曰：鄭惠王猶魏徙大梁，稱梁王然也。六年，

韓嚴弒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索隱曰：年表懿侯作莊侯，又紀年云：韓山堅，其君哀侯而韓若山立，即懿侯也。則韓嚴為韓山堅也。戰國策又有嚴仲子名遂，又恐是韓嚴。懿侯二

年，魏敗我馬陵。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九年，魏敗我滄

陵。觀邢丘。八年，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

不來侵伐。十年，韓姬弒其君悼公。索隱曰：姬亦作玆姬，云不知悼公何君也。十一年，昭侯如秦。二十二年，申不害死。二十

四年，秦來拔我宜陽。二十五年，旱，作高門。屈宜曰。許慎曰：屈宜，楚大夫在魏也。昭侯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

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

秦拔宜陽，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時卹民之急，而顧益奢。

此謂時絀舉贏。二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門。

萬曆二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三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子宣惠王立

索隱曰紀年鄭昭侯武薨次威侯立威侯七年與邯鄲圍襄陵五月梁惠王會威侯

于巫沙十月鄭宣王朝梁不見威侯之卒下敗韓舉在威侯八年而此系家即以爲宣惠王之年又有殺悼

公悼公又不知是誰之謚則韓微小國史失代系故此文及系本不同今亦不可考也宣惠王五

年張儀相秦八年魏敗我將韓舉索隱曰按此則舉是韓將不疑而紀年云

韓舉趙將蓋舉本趙將後入韓又紀年云其敗當韓威王八年

會區鼠十四年秦伐敗我鄆徐廣曰穎川鄆陵縣十六年秦敗我

脩魚虜得韓將鯁申差於濁澤徐廣曰一云鯁申差長社有濁澤。索隱曰修

魚地名鯁申差二將名鯁音瘦。正義曰按濁澤者蓋誤當作觀澤。韓氏急公仲謂韓王

曰索隱曰公仲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

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

此以一易二之計也

索隱曰一謂名都也二謂使韓王不伐韓而又與之伐楚也

曰善乃警公仲之行

索隱曰警戒也戰國策作傲將西購於秦索隱曰戰

國策作講講亦謀議與購求意通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

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

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

矣王聽臣爲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

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

聽我韓必德王也索隱曰言韓王信楚之救雖不必不

爲鴈行以來索隱曰言韓以楚必救已也雖隨秦來戰

也進是秦韓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爲能聽我絕和

萬曆三年刊史記卷之五 日 吳金四百九十四

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
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
善。乃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
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不穀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願
大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以楚徇韓。索隱曰。徇從死。韓也。言以死助韓。
王聞之。大說。乃止公仲之行。索隱曰。止不。公仲曰。不可。
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
名。而輕絕彊秦之敵。王必為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
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
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不行。是

欺秦也。夫輕欺彊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
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韓

十九年。大破我岸門。太子倉質於秦。以和。二十一年。徐廣曰。

曰。周赧王三年也。與秦共攻楚。徐廣曰。圖景座也。敗楚將屈丐。斬首八

萬於丹陽。是歲。宣惠王卒。太子倉立。是為襄王。徐廣曰。一云。周

赧王六年。韓襄哀王三年。張儀死。赧王九年。襄哀王六年。秦昭王立。襄王四年。與秦武王

會臨晉。其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陽。五年。秦拔我宜陽。斬

首六萬。秦武王卒。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我

武遂。十年。太子嬰朝秦而歸。徐廣曰。與秦會臨。晉因至咸陽而還。十一年。

秦伐我取穰。正義曰。鄧州縣也。郭仲產南雍州記云。楚之別邑。秦初侵楚。封公子悝為穰侯。後屬

韓秦昭王取之與秦伐楚。敗楚將唐昧。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

咎、公子蟻、虱爭為太子。時蟻、虱國策作幾瑟質於楚。蘇代謂

韓咎曰：蟻、虱亡在楚，楚王欲內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

方城之外，公何不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正義曰：括

地志云：故雍氏城在洛州陽翟縣。故老云：黃帝臣雍父作柞曰也。韓必起兵以救之。公

必將矣。公因以韓楚之兵奉蟻、虱而內之。其聽公必矣。

必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楚圍雍氏。徐廣曰：秦本紀惠王後元

十三年周赧王三年皆云：楚圍雍氏。紀年於此亦謬。楚景翠圍雍氏，韓宣王卒，秦助韓共敗楚，屈丐此卷所云。

襄王十二年韓咎從其計，以上是楚後圍雍氏。赧王之十五年事也。韓求救於秦，秦未為

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為且救韓乎？對曰：秦

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正義曰：南鄭，梁州縣。藍田，雍州縣。出兵於楚

以待公，殆不合矣。索隱曰：殆不合於南鄭。按國策云：請道于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

三川以待公，殆不合兵於南鄭矣。公仲曰：子以為果乎？對曰：秦王必祖

張儀之故智。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

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孤秦也。不如出兵以

到之。索隱曰：到，欺也。猶俗云：張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

到之。到，然戰國策作勁，勁強也。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

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待秦而到，必

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

而勝楚，遂與公乘楚，施三川而歸。正義曰：施，猶設也。三

勝楚則秦與韓駕御於楚，即於天子之都。張設救韓之功，行霸王之迹，加威諸侯，乃歸咸陽也。公戰不

勝楚楚塞三川守之正義曰楚乃塞南河四關守之公不能救也竊為

公患之司馬庚國策作康秦人三反於郢甘茂與昭魚徐廣曰楚相國

遇於商於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鮑彪曰璽軍符收之者言欲止楚之攻韓

有約疑秦楚約攻韓也公仲恐曰然則柰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

先身而後張儀鮑彪曰先已所見後儀之故智公不如

亟以國合於齊楚齊楚必委國於公公之所惡者張儀

也其實猶不無秦也於是楚解雍氏圍徐廣曰甘茂傳曰楚懷王以兵

圍韓雍氏韓使公仲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不肯救甘

茂為韓言之乃下師於郢以救韓也正義曰自此已上十二年並是楚後圍雍氏報王之十五年一段事也

徐廣見下文云先身而後張儀及公之所惡者張儀也言張儀尚存楚又兩度圍雍氏故生前後之見甚蘇代

又謂秦太后弟羊戎索隱曰羊姓戎名秦號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

楚之內蟣虱也索隱曰戰國策公叔伯嬰與蟣虱及公

前死故咎與蟣虱又爭立此取戰國策說伯嬰未立之先亦與蟣虱爭立故事重而文倒也公何不

為韓求質於楚索隱曰今韓求楚更以替蟣虱也楚王聽入質子

於韓索隱曰質子蟣虱也則公叔伯嬰知秦楚之不以蟣虱為事

必以韓合於秦楚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

是齊孤也公又為秦求質子於楚索隱曰今羊戎教秦於秦也

楚不聽結怨於韓韓挾齊魏以圍楚楚必重公

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

是蟣虱竟不得歸韓正義曰自此已前蘇代數計皆韓不成故韓竟立咎為太子也

萬曆三年刊

立咎為太子。齊魏王來。十四年。與齊魏王共擊秦。至函
谷而軍焉。十六年。秦與我河外及武遂。襄王卒。太子咎
立。是為釐王。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秦敗我
二十四萬。虜喜伊闕。五年。秦拔我宛。六年。與秦武遂地
二百里。十年。秦敗我師于夏山。十二年。與秦昭王會西
周。而佐秦攻齊。齊敗。湣王出亡。十四年。與秦會兩周間。
二十一年。使暴戾正義曰音倫救魏為秦所敗。戾走開
封。二十三年。趙魏攻我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
國謂陳筮徐廣曰一作筮。案曰事急。願公雖病為一
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筮曰。

未急也。穰侯怒曰。是。可以為公之主使乎。夫冠蓋相望
告敵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
而佗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令發兵
救韓。八日而至。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子桓
惠王立。桓惠王元年。伐燕。九年。秦拔我陘城汾旁。正義曰陘
音刑陘故城在絳州曲沃縣西北汾水之旁也十年。秦擊我於太行。我上黨郡
守以上黨郡降趙。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殺馬服子卒。四
十餘萬於長平。十七年。秦拔我陽城。負黍。二十二年。秦
昭王卒。二十四年。秦拔我城臯滎陽。二十六年。秦悉拔
我上黨。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城。三十四年。桓惠王卒。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王莽三百四十一

子王安立。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秦留非，因殺之。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為潁川郡。韓遂亡。
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覩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為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韓世家第十五終

史記四十五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史記四十六

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

索隱曰：左傳厲公名躍，佗是厲公之兄。此云厲公佗，非也。

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為觀

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

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

嶽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

正義曰：陳湣公周敬王四十四年為

楚惠王所滅，齊簡公周敬王三十九年被田常所殺。

厲公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

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為桓公。桓公與佗異母，及

桓公病，蔡人為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為厲公。

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

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為莊公故陳完不得立為陳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立弟杵臼是為宣公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已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為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蜚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完之奔齊齊桓公立十四年矣完卒謚為敬仲仲生穉孟夷索隱曰系本作夷孟思蓋穉是名孟夷字也敬

字當作氏

仲之如齊以陳字為田氏徐廣曰應劭云始食萊地由是改姓田氏正義曰按敬

仲既奔齊不欲稱本故國號故改陳氏為田氏田穉孟夷生潛孟莊徐廣曰一作孟克田潛孟莊生文子湏無田文子事齊莊公晉

之大夫欒逞作亂於晉來奔齊索隱曰逞音盈史記多作逞字齊莊公厚客之晏嬰與田文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桓子無

宇田桓子無宇有力事齊莊公甚有寵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

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子數

諫景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

政其卒歸於田氏矣。晏嬰卒後，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田乞欲為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徐廣曰：一作粥。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為太子。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為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佗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偽事高昭子，國惠子者，每朝代參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亂。」又給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之，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衆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立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已，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為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為悼公。乃使人遷晏孺子於駘。」正義曰：音

萬曆二年刊

臺又音台齊地也

而殺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為相專齊政四

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郤

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田常成子與監止

監一作闕俱為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

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脩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

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索隱曰言

萊皆歸入于田成子以刺齊國之政將歸陳氏也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曰御

官也鞅名也亦田氏之族曰田監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我

者監止之宗人也索隱曰齊系家云子我父賈達云常

與田氏有郤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寵子我曰吾欲

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於田氏疏矣不聽

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氏弗先禍及矣子

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欲殺子我子我閉

門簡公與婦人飲檀臺正義曰在青州臨淄縣東止將欲擊田常太

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為亂將除害簡公乃止田常出聞

簡公怒恐誅將出亡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田常於是

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

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于徐州簡

公曰蚤從御鞅之言不及此難田氏之徒恐簡公復立

而誅已遂殺簡公簡公立四年而殺於是田常立簡公

弟驚是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為相。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脩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按昔市私恩所以結人心。今專刑罰所以籠威權。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徐廣曰安平在北海。正義曰括地志云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古紀國之至瑯邪。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為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索隱

曰鮑昱云陳成子有數十婦。生男百餘人。與此亦異。然譙允南按春秋陳恒雖負殺若之名。至於行事亦脩整。故能自保非苟。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徐廣曰盤一作為禽獸之行。堅。索隱曰系

本作相齊。常謚為成子。田襄子既相齊。宣公三晉殺知伯。徐廣曰宣公之三年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

大夫與三晉通使。且以有齊國。襄子卒。子莊子自立。索隱曰系本名伯田莊子相齊。宣公四十三年。伐晉。毀黃城。

圃陽狐。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黃城在魏州冠氏縣南。陽狐郭在魏州元城縣東北。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魯城在許昌縣南。本魯邑也。馮陵故城在許州。馮陵縣在許州長葛縣北。鄭之葛西北。李奇云六國時為安陵也。明年取魯之一城。莊子

卒。子太公和立。索隱曰紀年齊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立田悼子。悼子卒。乃次立田和。是

莊子後有悼子蓋立年無幾所以作系本及史記者不得錄也而莊周及鬼谷子亦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今據系本系家自成子至王建之滅祗十代若如紀年則悼子及侯郊即有十二代與莊子鬼谷說同明紀年亦田太公相齊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非妄說也

邾正義曰音城括地志云故邾城在兗州泗水縣西北說文云魯孟氏邑明年宣公與鄭

人會西城伐衛取母丘索隱曰母音貫古國名衛之邑今作母者字殘缺耳。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貫城今名濠澤城在曹州濟陰縣南。楊慎曰母丘後為姓母丘倫是也宣公五十

一年卒田會自廩丘反索隱曰紀年宣公五十一年公孫會以廩丘叛於趙十二月宣

公薨於周正宣公卒子康公貸立徐廣曰十一代魯取最貸立十

四年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

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魯敗齊平陸徐廣曰東平陸二年太公

與魏文侯會濁澤徐廣曰康公之十六年。索隱曰徐廣蓋依年表為說而不省此上文貸

立十四年又云明年會平陸又三年會濁澤是十八年表及此註並誤求為諸侯魏文侯

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為諸侯周天

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

年齊侯太公和立二年和卒徐廣曰伐魯破之子桓公午立索隱

曰紀年齊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郊立後十年齊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為公春秋後傳亦云田午弒田侯及其孺子喜而兼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韓

齊是為桓侯與此系家不同也

韓求救於齊齊桓公召大臣而謀索隱曰戰國策威王

有此謀又南梁之難在宣王二年有騶子田忌孫臏之謀其詞前後交互是記者所取各異。歸有光曰或是

一事傳聞不同戰國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騶忌曰不

策又作閔王燕噲事

萬曆三年刊

若勿救。段干朋曰。索隱曰：段干姓，朋名也。戰國策作段干綸。不救，則韓且折。

而入於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索隱曰：戰國策作田期也。徐州子期。

蓋即田也。過矣。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

燕予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為

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

起兵襲燕國，取桑丘。正義曰：括地志云：桑丘，故城在易州遂城縣。六年

救衛。桓公卒。索隱曰：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與

此不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

入田氏。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三年，三

晉滅晉後而分其地。六年，魯伐我，入陽關。徐廣曰：在鉅

括地志云：魯陽關故城在兗州博城縣南，西臨汶水。晉伐我，至博陵。正義曰：在濟州西界也。

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取甄。威王初即位以

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

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正義曰：萊

州膠水縣南即即墨故城是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

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

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

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

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

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

萬曆三年刊 蘇子立五百

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湏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琴操曰：大弦者君也，寬和而溫；小弦曰：凡絃以緩急為清濁，琴緊其絃則攪之深。徐廣曰：以清，縵其絃則濁，清濁者言琴之聲也。攪之深，徐廣曰：以足反，驛之愉者。徐廣曰：一作舒。索隱曰：驛音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

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攪之深而驛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

全全亡。索隱曰得全謂人臣事君之禮。全具無失全昌者謂身名獲昌。騶忌子曰謹受

令。請謹毋離前。索隱曰謂佩服此言常。淳于髡曰狝膏

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索隱曰狝膏猪脂也。棘軸以棘木為

車輪至滑而堅也。然而穿孔若方則不能運轉。言逆也。騶理反經也。故下忌曰請謹事左右。言每事須順從也。馬

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徐廣

作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傳合。疏鑿。索隱曰昔又舊也。乾。作析幹則析昔音相近。言作弓之法以膠被昔幹而納

諸藥中是猶以勢令人合也。傳音附以言膠幹可以勢

暫合而久亦不能常傳合於踈罅隙縫以言人。騶忌子

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

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

不能成其五音。索隱曰較。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脩法

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

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

矣。新序曰齊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騶忌既為齊相。稷下

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騶忌以為設以微

辭。騶忌必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騶忌。淳于髡之徒禮

踞。騶忌之禮卑。淳于髡等稱辭。騶忌知之如應響。淳于

髡等辭去。居朞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威王二十三年。與

趙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

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

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柰何以萬乘之國

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

子者。索隱曰：檀子齊臣，檀姓大夫，皆稱子。盼子田盼也。黔夫及種首皆臣名，事悉具戰國策。使守

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索隱曰：邾莒宋魯之比。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

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

西門。賈逵曰：齊之北門，西門也。言燕趙之人畏見侵伐，故祭以求福。徙而從者七千餘

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

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憚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

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

勿救？駟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

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

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

陵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其後歸有光曰

二字成侯駟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索隱曰：戰

國策作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

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

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

敗之桂陵。索隱曰：在威王二十六年。於是齊最彊於諸侯，自稱為王。

以令天下。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徐廣曰：一作夫人。

夫姓字也。徐廣與年表並作夫人。王劭按：紀年云齊桓公十一年弒其君母宣王八年殺其王后，然則夫人之

萬曆二年刊

史記曰齊世家六十九

鄧漢五百二十四

字或如紀 三十五年公孫閱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

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

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為

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

臨淄求成侯不勝而奔索隱曰按戰國策田忌前敗魏

年乃出奔也是時齊都臨淄且孟嘗於馬陵因被購不得入齊歷十

子宣王辟疆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

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正義

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

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索隱曰紀年威王十四年

蚤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

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田盼伐梁戰馬陵戰國策

云南梁之難有張弓對云早救之此云鄒忌者王劭云

此時鄒忌死已四年又齊威此時未稱王故戰國策謂

之田侯今此以田侯為宣孫子曰索隱曰夫韓魏之兵

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

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

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

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

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徐廣曰嬰一作盼孫子為

帥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

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正義曰括地志云博

望故城在鄧州向城縣東南盟而去。徐廣曰表云三年與趙會博望伐魏七年與魏王

會平阿南。正義曰沛郡平阿縣也明年復會魏惠王卒。明年與

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十一年

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稱王。

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正義曰齊之稷下先生

也。田駢。正義曰藝文志云田駢齊人遊稷下接予。正義曰齊人藝

文志云接予二篇。慎到。正義曰趙人戰國時處士環淵。正義

曰楚人孟子傳云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

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

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索隱曰齊地記曰齊城西門側系水左右有講室趾往往存

馬○楊慎曰穀梁傳曰稷下稷即側也按稷字又作棘鄭志張逸問曰我先師棘下生何人也答曰齊田氏時

學者所會處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真西山曰墨翟禽滑其一也宋鈞尹文其二也彭蒙田駢慎到其三

也莊周惠也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立。索隱曰系湣王本名遂

元年秦使張儀與諸侯執政會于齧桑。三年封田嬰于

薛。四年迎婦于秦。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十二年攻

魏。楚圍雍氏。秦敗屈丐。蘇代謂田軫曰。臣願有謁於公。

其為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為福。不成亦為福。今者臣立

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徐廣曰韓之公仲侈也張儀曰。莫棗

將拔。徐廣曰在齊陰宛胸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

萬曆二年刊史記曰齊世家二十一

人寡人弗能拔

索隱曰能猶勝也言不此特轉辭也秦勝其拔故聽齊拔之耳

韓之兵毋東旬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交臂而

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柰何使無東對曰韓馮

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為魏必曰馮將以秦

韓之兵東却齊宋馮因搏徐廣曰音專專猶并合制領之謂也索隱曰搏音團謂

握領也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

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為魏必曰儀且

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

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歸索隱曰三川韓也此王業

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索隱曰公謂陳軫使秦制和謂秦王曰

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正義曰施張設也言秦王請於天子都張設迫脅也韓

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何

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

孤齊也張儀之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

案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

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徐廣曰楚王欲得魏地來事已而不欲與韓

地也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秦韓之王

劫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

秦韓索隱曰券要也左不正也言我以右執其左而責之正義曰左券下右券上也此其善

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十三年秦惠王卒二十三年與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郭奇五百七

秦擊敗楚於重丘。

徐廣曰表曰與秦擊楚使公子將大有功

二十四年秦使

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涇陽君于秦。孟嘗君薛文

入秦即相秦。文亡去。二十六年

徐廣曰孟嘗君為相

齊與韓魏共

攻秦至函谷軍焉。二十八年秦與韓河外以和兵罷。二

十九年趙殺其主父。齊佐趙滅中山。

徐廣曰三十年田甲劫王相薛文走

三十六年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

見於章華東門。

左思齊都賦註曰齊小城北門也而此言東門不知為是一門非耶。正義曰

括地志云齊城章華之東有閭門武鹿門也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

帝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閭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

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

後也。且讓爭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

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為尊齊

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

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王曰

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

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

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其

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

陽地濮陽之地

有濟西。趙之阿東

國危。

正義曰阿東阿也爾時屬趙故云東國危

有淮北。楚之東國危。

正義曰淮北徐州

泗也東國謂下相僮取慮也

有陶平陸。梁門不開。

正義曰陶定陶今曹州也平陸兗州

縣也。縣在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

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

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為尊者也。願王孰慮

之。於是齊去帝復為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秦

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正義曰。括地志云。新城故城在宋州。

宋城縣界陽晉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

蘇代為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為王也。齊疆輔

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

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二十一年。魏納安邑及河內。此韓聶

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

何也。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

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索隱曰。戰國策作宋地不安。

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

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索隱曰。軼音姪。軼者車轍也。言車轍往還如結

戰國策作結軼。伏式結軼。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

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

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

於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齊南割楚之淮北。西

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為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

臣。諸侯恐懼。二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四十年。燕

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

徐廣曰按其餘諸傳無楚

伐齊事年表云楚取淮北

王解而却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

寶藏器潛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潛

王不遜衛人侵之潛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內

遂走莒楚使淖反女教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潛王淖齒遂

殺潛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正義曰鹵掠齊寶器也潛王

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為莒太史敫徐廣曰音敫家庸

太史敫女竒法章狀貌以為非恒人憐而常竊衣食之

而與私通焉淖齒既以去莒莒中入及齊亡臣相聚求

潛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潛

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為襄王以保莒城而布

告齊國中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為王

后是為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

吾種也汗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

故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即墨攻破燕軍

迎襄王於莒入臨淄齊故地盡復屬齊齊封田單為安

平君十四年秦擊我剛壽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王建

立六年秦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

不親遂攻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索隱曰蓋齊之

謀臣史失名也戰國策以周子為蘇秦而楚字皆作燕然此時蘇秦死已久矣不如聽之以退

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并敵也。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彊秦之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十六年，秦滅周。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東郡。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三十五年，秦滅韓。三十七年，秦滅趙。三十八年，燕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兵次於歷下。四十二年，秦滅

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

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地哩志河內有

共，遂滅齊爲郡。天下壹并於秦。秦王政立，號爲皇帝。始

君王后賢。楊慎曰：叙事畢而又原其所以然，史多以初字發之。此則用始字原王建之所以亡也。

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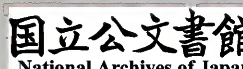
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

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

金，客皆爲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脩攻戰之備，不助五

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

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



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栢耶
住建共者客耶徐廣曰戰國策曰秦處建於共松栢間也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
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
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
二君索隱曰比如字又頻律反二君即悼公簡公也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
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終

史記四十六

孔子世家第十七

史記四十七

索隱曰孔子非有諸侯之位而亦稱系家者以聖人為教化之主又代有賢哲故亦稱系家焉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

徐廣曰陬音駒孔安國曰陬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正義曰

括地志云故鄒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孔子生昌平鄉蓋鄉取山為名與地志云鄒城西界關里有尼丘山按今尼丘山在兗州鄒城關里即此也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關里中有孔子宅宅中有廟伍緝之從征記云關里背鄒面泗即此也按夫子生在鄒長徒曲阜仍號關里
宋人也曰孔防叔索隱曰家語孔子宋微子之後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讓弟厲公弗父何生
宋父周周生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姓孔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畢夷畢夷生防叔畏華氏之逼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而奔魯故孔氏為魯人

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索隱曰家語云梁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

皮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徵在從父命為婚其文甚明今此云野合者蓋謂梁紇老而徵在少非當壯室初笄之禮故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

生索隱曰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屬明年故誤也生而首上圩頂索隱曰圩音烏圩頂言頂上窠也故

中低而四傍高也正義曰于寶三日紀云徵在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空竇在魯南山之空竇中無水常祭

以周用祭訖泉枯今俗名女陵山故因名曰丘云字

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索隱曰家語云生葬於

防山正義曰括地志云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

其父墓處母諱之也索隱曰謂孔子少孤不的知父墳

於梁紇無幾而老死是少寡蓋以為嫌不孔子為兒嬉

從送葬故不知墳處遂不告耳非諱之也

戲常陳俎豆正義曰俎豆以木為之受四升高尺二寸大夫以上赤雲氣諸侯加象飾足天子玉

飾也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正義曰括地志云

阜縣西南二里蓋其慎也索隱曰謂孔子不知父墓乃

魯城內衢道也謹慎也

也耶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

孔子要經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

敢饗子也索隱曰家語孔子之母喪既練而見不非之

近誣矣一作要經孔子由是退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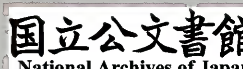
要經猶帶經也

釐子病且死索隱曰昭七年左傳云孟僖子病不能相

至二十四年僖子卒賈逵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

後服虔曰聖滅於宋杜預曰孔子六世祖孔父嘉其祖

人謂商湯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



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杜預曰弗父何孔父嘉之

之兄也何嫡嗣當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

故鼎銘云。杜預曰三命上卿也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僂三命

而俯。服虔曰僂偃俯也皆恭敬之貌也循牆而走。杜預曰言不敢安行亦莫敢余侮。

饋於是粥於是餠。余口。杜預曰餠粥餠也其恭如是吾

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王肅曰謂若弗父何

為宋君也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

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索隱曰左傳

與懿子皆孟僖子之子不應更言魯人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

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索隱曰有本作委吏料量平嘗為司職吏

而畜蕃息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

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

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宮敬叔言魯君

曰請與孔子適周。索隱曰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

冊云甚矣道之難行也此非十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

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

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索隱曰莊仁人者送人以言吾

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

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太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

為人子者毋以有已。王肅曰身為人臣者毋以有已孔

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正。身舉五殺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鬪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

齊處昭公乾侯。按乾侯。晉地。晉人以居公者。齊處公於縣。其後頃之魯亂。孔

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按昭二十年。齊世家記。景公與晏嬰待魯界。因入魯。問禮于孔子。自此嬰與孔子相友善。今魯亂。孔子適齊。必因嬰以通于景公。而世家謂為高昭子家臣。以通景公。或誤。

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

肉味。索隱曰。按論語。子語齊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

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按景公時。陳氏但厚施未得。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

有粟。吾豈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

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索隱曰。此說出晏子及墨子其

文微。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

異。萬曆三年刊。史記卷一百一十一。王莽。五百十三。

萬曆三年刊。史記卷一百一十一。王莽。五百十三。

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
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
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
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
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
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
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
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
季平子卒相子嗣立季相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索隱曰家語云相子穿井於費得物問仲尼云得狗而言狗者以如土缶其中有羊焉是也問仲尼云得狗韋昭曰獲羊
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

孔子博物則之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
謂之山繖也
閼常昭曰木石謂山也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繖也或言獨足魍魎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也○索隱曰閼音兩家語作魍魎水之怪龍罔象常昭曰龍神獸夔一足獸狀如人也土之怪墳羊唐固曰墳羊也非常見故曰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常昭曰骨一節其長專車專禮也○按
聘於魯問之孔子命使者曰無以存命也賓既將事及發幣於大夫及孔子孔子辭之既徹俎而燕然後客執骨而問今載于定公五年此時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
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於會稽山韋昭曰群神謂主山故謂之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常昭曰陳其節專車神也
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

萬曆三年刊
李坤六百十七

天下其守為神。王肅曰守山川之祀者為神謂諸侯也。韋昭曰足以綱紀天下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以利天下也。社稷為公侯。王肅曰但守社稷無山川皆利天下也。

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注罔氏之君守封禺

之山。帝昭曰封封山禺禺山在吳郡未安縣駟案。晉太康元年改未安為武康縣今屬吳興郡。為釐

姓。索隱曰釐音僖家語云。姓漆蓋誤系本無漆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

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焦僂氏三尺短

之至也。帝昭曰焦僂西南蠻之別名也。索括地志在大秦國北也。長者不過十之數

之極也。王肅曰十之謂三丈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相子嬖臣

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安

國曰不狃為季氏宰。索隱曰論語作弗擾。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相子怒

陽虎囚相子與盟而驛之。音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

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

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

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

氏。因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

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

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

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

文武起豐鎬而王。索隱曰檢家語及孔氏之書並無此言。今費雖小儻庶

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



如用我其為東周乎。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索隱曰及與也與齊和好故云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王肅曰會遇之禮禮之簡畧也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旌旄羽袂矛戟劍

撥鼓噪而至。索隱曰家語作萊人以兵鼓噪劫定公後音弗謂舞者所執故周禮譯有夜舞撥音

伐撥謂大楯也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王肅云歷階不聚足不盡一等。

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

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

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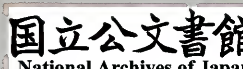
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

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索隱曰熒惑謂經營而惑亂也家語

作熒侮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

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

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柰何。



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

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

龜陰之田以謝過。服虔曰三田。汶陽田也。龜山名陰之

博縣北有龜山。正義曰鄆今鄆州鄆城縣故謝城在

因名謝城。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

甲大夫毋百雉之城。王肅曰高丈長丈使仲由為季氏

宰將墮三都。服虔曰三於是叔孫氏先墮郕。杜預曰東

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服虔曰三子季登武子之臺費

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服

曰申句須樂頎魯大夫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杜預曰魯國

地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杜預曰泰山鉅平公斂處

父。服虔曰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

之保鄆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

克。季本曰女樂之受在墮郕費之後孔子之去在圍成

為十三年年表記定公十二年墮郕費而史誤以

世家又以定公十四年孔子去魯前後矛盾蓋定公十

二年孔子年五十四由大司寇攝行相事于是仲孫何

人懼饋女樂以阻之孔子遂行正值魯十月上辛有事

必誤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

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

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

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

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王肅曰有

司常供其職客皆予之以歸。索隱曰家語作皆如歸齊人聞而懼

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蓋致

地焉。犁鋤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

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

宗隱曰家語作容璣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

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

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

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

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

子遂行宿乎屯。在魯之南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

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

敗。王肅曰言婦人之口請謁足以蓋優哉游哉。維以卒

歲。王肅曰言仕不遇也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

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孔

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索隱曰孟子曰孔

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今此衛靈公問孔子居

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正義曰

六萬小

斗計當今二千石也周之斗斤升兩皆用小也

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入

索隱曰謂以兵仗出入以脅夫子也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

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

正義曰琴操云孔子到匡郭外貨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告君曰往者陽貨今復來乃

率眾圍孔子數日乃和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軍

知孔子聖人自解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

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索隱曰家語云匡人孔子

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

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

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

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

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索隱曰家語子路彈劍

匡人解圍而去今此取論語文王既沒之文及從者臣

甯武子然後得去蓋夫子用尼匡人或設辭以解圍或

彈劍而釋難今此合論語家語之文以為一事故彼此

文交互焉○按甯武子當衛文公成公時歷穆定獻殤

四公至靈公二十六年而孔子畏于匡計已去即過蒲

徐廣曰長垣縣有匡城蒲鄉○正義曰括地志月餘反

云故蒲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匡城本漢長垣縣乎衛主

靈伯王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

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

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

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



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

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樂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羨里也蔡謨曰

矢陳也夫子為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

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徐廣曰招搖翔也孔子曰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何晏曰疾時薄於德厚於色故發此言也於是醜

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徐廣曰年表定公十

三年孔子至衛十四年至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

相魍欲殺孔子按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

曰天生德於予相魍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

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頽似

堯索隱曰家語云河目而隆頽其頽似堯其項類臯陶其肩類子產然自

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王肅曰喪家之狗哀荒不見飯

食故纍然而不得意孔子生於亂世子貢以實告孔子

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

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

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吳吳敗越王勾踐

會稽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罍矢長尺有咫

帝昭曰隼鷲鳥今之鷲也楛木名罍鏃也陳潛公使使

問仲尼索隱曰家語國語皆作陳惠公非也按系家潛公十六年孔子適陳十三年亦在陳則此潛公

為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正義曰肅慎國記云肅慎其地在夫

餘國東北其弓四矢強勁弩射四百步今之韃靼國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王肅曰九夷東方夷有九種也百蠻夷狄之百種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

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

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韋昭曰大姬武王元女也配虞胡公而封諸陳

分同姓以珍玉展親韋昭曰展重也王分異姓以遠方

職使無忘服王肅曰使無忘服從於王也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

故府果得之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疆更伐陳及吳

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

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

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

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

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闕而死闕甚疾蒲人

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

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

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

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正義曰衛在濮州蒲

在滑州在衛西也韓魏及楚從西向東伐先在蒲後及衛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

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王肅曰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而男子欲死之不樂他適婦

人有保西河之志王肅曰婦人恐懼欲保西河無戰意也索隱曰此西河在衛地非魏之西

也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王肅曰本與公叔同畔者靈公曰善然不

也

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

我者暮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佛盼為中牟宰孔安國曰

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盼畔使人召

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為不善者

君子不入也今佛盼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

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

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

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硜硜乎莫已知也夫而已矣何晏

曰硜硜信已而已孔子學鼓琴師襄子索隱曰師襄子魯人

用魯舉為司樂之官及孔子去魯而襄入于海史記載

學琴于去魯之後殆非也歷聘紀年記孔子二十九歲

適衛學琴庶幾近之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

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

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

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

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王肅曰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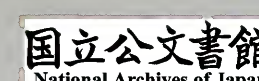
然而長索隱曰幾音祈眼如望羊王肅曰望羊視也心如王四

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

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

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徐廣曰或作鳴鐸竇犢臨河

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



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滇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索隱曰有角曰蛟龍龍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索隱曰此陬鄉非魯之陬邑家語云作繁操也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王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立孫輒是爲

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聩于戚陽虎使太子綏八人衰經僞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于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聩在故也夏魯相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相釐廟乎服虔曰相釐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故孔子聞有火災知其加相僖也已而果然秋季相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相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



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索隱曰此系家冉有歸與之辭前辭出孟子此辭出論語蓋止是一稱歸與二書各記之今前後冉子贛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誠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楚侵蔡秋齊景公卒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

其為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

以為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鄭玄曰邦廣五寸二邦為耦津濟渡處也正義曰聖賢

冢墓記云黃城山即長沮桀溺所耕處下有東流則子路問津處也長沮曰彼執與者為

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桀

溺謂子路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

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

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耷耨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

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他日子路行遇荷蓀丈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

備而手足無所措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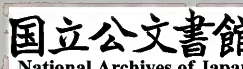


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徐廣曰：哀公四年也。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頌。絃歌不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王肅曰：率循也。言非兕虎而循也。曠野也。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王肅曰：率循也。言非兕虎而循也。曠野也。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王肅曰：種之為稼。斂之為穡。言良農能善種之。未必能斂。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王肅曰：言良工能巧而君獲之。已不能每順人之意。君

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王肅曰：率循也。言非兕虎而循也。曠野也。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王肅曰：率循也。言非兕虎而循也。曠野也。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王肅曰：種之為稼。斂之為穡。言良農能善種之。未必能斂。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王肅曰：言良工能巧而君獲之。已不能每順人之意。君

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王肅曰。宰。主財者也。為。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服虔曰。書。籍也。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里。則各立社。則

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故下冊求云。雖累千社。而夫子不利。是也。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按此文時。顏子尚從在楚。無恙也。或謂顏子卒於哀公六年。非也。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



言。趨而去弗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衛公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

錯手足矣。夫君子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

言。無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於

郎。克之。徐廣曰。此哀公十一年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郎亭在徐州滕縣西。季康子曰。子

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

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

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

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

而衛孔文子。服虔曰。文子衛卿也。將攻太叔。左傳曰。太叔名疾。問策於仲

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

鳥乎。服虔曰。鳥喻已。木以喻所之之國。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



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

而反乎魯。索隱曰前文孔子以定公十四年去魯計至此十三年魯哀公問政。對

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康

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然魯終不能

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

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

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

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

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

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

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

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鄭玄曰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古者詩三千餘

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

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

風始。正義曰詩小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鹿鳴為小雅

始。正義曰小序云鹿鳴宴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文王為大雅始。正義曰小序云文王受命作周鄭玄云文王初為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

天故天命之以清廟為頌始。正義曰小序云清廟祀文為王使君天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

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

喜易序

易正義曰文王既繇六十四卦分為上下篇先後之次其理不易孔子就上下二經各序其相

次之彖

易正義曰夫子所作統論一卦之義或說其卦義或說其卦名莊氏云彖斷也言德或說其卦義或說其卦名莊氏云彖斷也言

斷定一卦

易正義曰繫辭者聖人繫屬此辭於爻卦之義也

之象

正義曰上象卦辭下象爻辭易正義云萬物之體自然各有形象聖人設卦以寫萬物之象今夫子

釋此卦

易正義云說卦者陳說八文言易正義云

之象也

說卦易正義云說卦者陳說八文言易正義云

坤二卦

經文之 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

言故稱

文言之

易則彬彬

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

六藝者七十

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正義曰濁音卓鄒音聚頗受

業者甚眾

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絕四毋意毋必毋固

毋我所慎

齋戰疾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不憤不啓舉一

隅不以三隅

反則弗復也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

其於宗廟朝廷

辯辯言唯謹爾朝與上大夫言嚮嚮如

也與下大夫言

侃侃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

也君召使儼

鄭玄曰有賓客使迎之也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行

矣魚餒肉敗割

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

側未嘗飽也是

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

三人行必得我

師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

善不能改是吾

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子

不語怪力亂神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夫子言

天道與性命弗

可得聞也已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

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牢曰：「子云：『不試，故藝。』」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野，魯名。魯田圃之常處，蓋今鉅野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獲麟堆在鄆州鉅野縣東。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服虔曰：車子微也。鉏商名也。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服虔曰：麟非時所常見，故怪之，以為不祥也。仲尼名之曰麟，然後魯人乃取之也。明麟為仲尼也。至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何休曰：麟者太平之獸，聖人之類也。時得而死。

此天亦告夫子將歿之證，故云爾。喟然嘆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為莫知子？」子曰：「不然，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行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月。據魯親周。索隱曰：言夫子脩春秋以魯為主，故云據魯時周。雖微而親周王者，以見天下之有宗主也。故殷運之三代，正義曰：殷中也。又中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



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泰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泣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予殆。殷人也。後七日卒。正義曰。括

地志云。漢封夫子十二代孫忠為褒成侯。生光為丞相。封侯平帝。封孔霸孫莽。二千戶為褒成侯。後漢封十七代孫志為褒成侯。魏封二十二代孫羨為崇聖侯。晉封二十二代孫震為奉聖亭侯。元魏封二十七代孫為崇聖侯。高齊改聖大夫。孝文帝又封三十一代孫珍為崇聖侯。仍舊封鄒國公。煬帝改為紹聖侯。唐給復二千戶。封孔子裔孫孔德倫為褒聖侯也。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巳丑卒。索隱曰。若孔子以魯襄年為七十三。若襄二十二年生。則孔子年。哀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愍遺一老。王肅曰。且也。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熒熒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母自律。王肅曰。律法也。言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

余一人。非名也。服虔曰天子自謂一人非諸侯所當名也。孔子葬魯城北泗

上。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甃甃為祠壇方六

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

樹來種之其樹柞枌雜離女貞五味薨弟子皆服三年。

三年心喪畢相訣也別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

貢廬於冢上。索隱曰家語無上字且禮云適凡六年然

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

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

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肉後

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索隱曰謂孔子所居之堂其弟子之中孔子沒後後

代因廟藏夫子平生衣冠琴書於壽堂中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

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生

鯉字伯魚。索隱曰家語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上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魚之生也魯昭公使人遺

之鯉魚夫子榮君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皇覽曰伯魚

之賜因以名其子伯魚年五十二嘗困於宋子

東與孔子並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

大小相望也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

思作中庸。皇覽曰子思冢在孔子冢南大小相望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

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

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

十七嘗為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

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為孝惠皇帝博士遷為

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邛。邛生驩。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田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索隱曰。離騷云。明五帝以折中。宋均云。折斷也。中當也。可謂至聖矣。

孔子世家第十七終

史記四十七

陳涉世家第十八

史記四十八

索隱曰。勝立數月而死。無後。亦稱系家者。以其所遣王侯將相。竟滅秦。為首事故也。然時因擾攘。起自匹夫。假託妖祥。一朝稱楚。曆年不永。勲業蔑如。繼之齊魯。曾何等。級可降為列傳。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索隱曰。韋昭云。陽城屬汝南。地理志屬汝南。吳廣者。

陽夏人也。字叔。正義曰。括地志云。陳州。太康縣。本漢陽夏縣也。陳涉少時。嘗與

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

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大息曰。嗟乎。燕雀

安知鴻鵠之志哉。索隱曰。尸子云。鴻鵠之鷺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是也。鴻鵠是一鳥。若

鳳皇。然非鴻鵠也。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

屯大澤鄉。徐廣曰。在沛郡。蘄縣。索隱曰。問左。謂居閭里之左也。凡居以富強為右。貧弱為左。秦役

戍多富者役盡兼取貧弱者而發之也適音直革反故漢書有七科適戍者也屯兵而守也地理志漁陽縣名在郡也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事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索隱曰謂欲經營圖國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眾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索隱曰漢書作倡倡謂先也吳廣以為然乃行上索隱曰行往也十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

功然足下卜之鬼乎蘇林曰狐鳴祠中則是也墳曰假託鬼神以威眾也索隱曰李奇云卜者戒口所卜事雖成當死為鬼惡指斥言陳勝吳

廣喜念鬼索隱曰念者思也謂曰此教我先威眾耳乃思念欲假鬼神之事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罾買魚烹食得魚

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

夜篝火徐廣曰或作帶也狐鳴呼

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者將尉醉索隱曰尉官也漢書

儀大縣三人其尉將屯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

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劔挺。徐廣曰：挺猶脫也。索隱曰：說文云：挺，拔也。索

謂尉劔拔而廣因奪之，故得殺尉。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

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弟令毋

斬。服虔曰：藉，假也。蘇林曰：第，且也。索隱曰：小顏云：第，但也。劉氏云：藉音子夜反。而戍死者固

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

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

欲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為將

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蕪。蕪下。索隱曰：蕪音

郡，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蕪以東。索隱曰：韋昭云：符

徇，畧也。攻鉅，鄆，苦，柘，譙，皆下之。徐廣曰：苦，柘屬。陳餘皆在沛也。行收兵，北

至陳。陳索隱曰：地理志。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

陳，陳守令皆不在。索隱曰：張晏云：郡守縣令皆不在，非

則陳止是縣令言守令則守非官也。與下守丞同也。則皆是縣守也。獨守丞與戰譙門中。

索隱曰：陳縣之城門。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

桀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桀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

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陳涉乃立為

王，號為張楚。索隱曰：李奇云：欲張大楚國，故稱張楚。當此時，諸郡縣苦秦

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乃以吳叔為假王，監

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

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

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索隱曰：東城縣名。地理志屬九江。嬰

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

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

索隱曰：三川，今洛陽也。地有伊洛河。故曰三川。秦曰三川，漢曰河南郡。守滎陽。吳叔弗能

下。陳王徵國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

國。漢書音義曰：姓蔡名賜。漢書音義曰：房，邑名也。周文，陳之賢人也。文穎曰：即周章。嘗為

項燕軍視日。如淳曰：視，日時也。凶，舉動之占也。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

王與之將軍印，西擊。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

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鄴山徒人，奴產子。索隱曰：小

家產也。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

曹陽。二三月。索隱曰：晉灼云：亭名也。在弘農東，小顏云：曹水之陽也。其水出陝縣西南，峴頭山北。

流入河，魏武帝改為好陽也。章邯追敗之，復走次澠池。十餘日。正義曰：澠池，河南

符縣。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剄，軍遂不戰。徐廣曰：十一月也。

武臣到邯鄲，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騷為

左右丞相。陳王怒，捕繫武臣等家屬，欲誅之。柱國曰：秦

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

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其

子張敖為成都君。正義曰：成都，蜀郡縣。涉遙封之。趣趙兵亟入關。趙王

將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

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

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時，諸將之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狄。徐廣曰：今之臨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為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市

軍散還至魏地，欲立魏後故寧陵君咎為魏王。

應劭曰：魏諸公

子名咎，欲立六國後以樹黨。索隱曰：晉灼云：寧陵今在梁國，按今梁國有寧陵縣，是字轉異耳。時咎

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

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寧陵君咎為魏王，遣之

國。周市卒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

秦兵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

少遣兵足以守滎陽，索隱曰：遣作遺，遺謂留餘也。悉精兵迎秦軍，今

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

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

尹卬使為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

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

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

索隱曰：小顏云：郟，東海之縣名，非也。按章邯軍此時未至東海，或恐郟當作郟。郟是郟，郟之地，或見下有東海

知縣故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散走陳。銍人伍徐

誤也曰一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陳王誅

登說。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地理志：泗水國有陵縣也銍人董緹符

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索隱曰：地理志取慮縣名，屬臨淮音秋閣取又音子庚反

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正義曰：今海州也守慶於郟

陳王聞乃使武平君畔為將軍張晏曰：畔名也監郟下軍。秦嘉

不受命。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

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

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兵擊陳西張賀

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死。膞月張晏曰：秦之膞月，夏之九月。瓚曰：建丑之

也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索隱曰：顧氏按：郡國志山乘縣有下城父，聚在城父

東，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葬礪。謚曰隱王。陳王故涓

人將軍呂臣應劭曰：涓人，知謂者將軍姓呂名臣也為倉頭軍，起新陽。徐廣

曰：在汝南。索隱曰：韋昭曰：倉頭，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

楚。初，陳王至陳，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

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為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

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

以徇秦嘉等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為楚王徐廣曰正

月嘉為上將軍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陶下使公孫慶使齊

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

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

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儋誅殺公孫慶

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鄱盜索隱曰英

布居江中為群盜陳勝之起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復

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復以陳為楚會項梁立懷王孫

心為楚王陳勝王凡六月已為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庸

耕者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

辨數乃置索隱曰數音陳主反謂自辨數不肯為通陳

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

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為王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宮

沈音長舍反索隱曰服處反云楚人謂多為夥又言頤

者助聲之辭也謂涉為王宮殿帷帳其物夥多驚而偉

之故稱也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

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

知願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

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房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

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

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索隱曰謂朱房胡武等以

素所不善者即自驗問不

往下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
楊慎曰既叙陳涉發難之顛末又原其所以敗之故而申言之叙事之法也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冢三十家礪至今血食

褚先生曰徐廣曰一作太史公地形險阻所以為固也兵革刑

法所以為治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為本而

以固塞文法為枝葉豈不然哉按此下舊本續賈子過秦論上篇已具見

秦始皇本紀今不復載

陳涉世家第十八終

史記四十八

外戚世家第十九

史記四十九

索隱曰外戚紀后妃也后族亦代有封爵故也漢書則編之列傳中王隱則謂之紀而在列傳之首之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索隱曰繼體謂非創

先帝之正體而立者也守文者猶法也謂非受命創制之君但守先帝法度為之主耳非獨內德

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索隱曰帝

國名禹所娶在今九江而桀之放也以末喜索隱曰國名其女紂之殺也

焉殷之興也以有娥索隱曰有娥國名其女紂之殺也

嬖妲己索隱曰國語殷中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

任索隱曰系本云帝嚳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原履大人跡生后稷大任文王之母而幽王之

萬曆三年刊史記卷之八

禽也淫於褻姒。索隱曰此文自夏之興至襄姒皆故易

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索隱曰公

來逆女傳曰外逆女不書此何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

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

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

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索隱曰以言夫婦親愛之情雖

使移其本意父不能得之於子况卑下乎既驩合矣或

不能成子姓。索隱曰鄭玄註禮記曰姓者子能成子姓

矣或不能要其終。索隱曰如栗姬豈非命也哉孔子罕

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記焉漢興呂娥

姁索隱曰娥姁呂后字為高祖正后男為太子及晚節色衰愛弛

而戚夫人有寵其子如意幾代太子者數矣及高祖崩

呂氏夷戚氏誅趙王而高祖後宮唯獨無寵踈遠者得

無恙。索隱曰爾雅云恙憂也一說古者野居露宿恙噬人蟲也故人相恤云得無恙乎呂后長

女為宣平侯張敖妻敖女為孝惠皇后。索隱曰皇甫呂

太后以重親故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詐取後宮人子

為子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於是貴外

家王諸呂以為輔而以呂祿女為少帝后欲連固根本

牢甚然無益也高后崩合葬長陵。關中記曰高祖陵在

西呂后陵在東漢帝

后同塋則為合葬不祿產等懼誅謀作亂大臣征之天
合陵也諸陵皆如此徐廣曰一作衷誘其統索隱曰卒滅呂氏唯獨置孝惠皇后居北宮索隱曰在未央北故曰北宮迎立代王是為孝文帝奉漢宗廟此豈非天邪非天命孰能當之

薄太后父吳人姓薄氏秦時與故魏王宗家女魏媼通

索隱曰媼是婦人之老者通號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陰因葬焉索隱曰顧氏按

豕墓記薄父冢在會稽縣西北襟山上今猶有北域襟音莊洽反及諸侯畔秦魏豹立

為魏王而魏媼內其女於魏宮媼之許負所相相薄姬

云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

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獨喜因背漢而畔

中立更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擊虜魏王豹以其國為

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色詔

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

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

坐河南宮成臯臺索隱曰按是河南宮之成臯臺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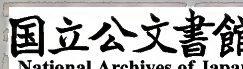
高祖殿西南有武庫也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

問其故兩人具以實告漢王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

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交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

貴徵也吾為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為代王其後薄姬

希見高祖高祖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太后怒皆



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王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太
臣議立後。疾外家呂氏彊。皆稱薄氏仁善。故迎代王。立
為孝文皇帝。而太后改號曰皇太后。弟薄昭封為軹侯。
索隱曰地理志云軹縣在河內薄太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於是乃追
尊薄父為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已下吏
奉守冢。寢廟上食祠如法。而櫟陽北亦置靈文侯夫人
園。如靈文侯園儀。薄太后以為母家。魏王後早失父母。
其奉薄太后諸魏有力者。於是召復魏氏。及尊賞賜。各
以親疏受之。薄氏侯者凡一人。薄太后後文帝二年。以

孝景帝前二年崩。葬南陵。索隱曰按廟記云在霸陵南十里故謂之南陵按今在長

安東漣水東原上在霸陵西南故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是也以呂后会葬長陵。故特

自起陵。近孝文皇帝霸陵。

竇太后。索隱曰皇甫謐云名倚房趙之清河觀津人也。正義曰在冀州棗強縣東

北。呂太后時。竇姬以良家子入宮侍太后。太后出宮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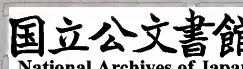
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竇姬家在清河。欲如

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正義曰謂宦者為吏主發遣宮人也必置我籍

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

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乃肯行。至代代王獨

幸竇姬。生女嫫。索隱曰嫫音疋消反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后生四



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後代王立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長男最長立為太子立竇姬為皇后女嫫為長公主其明年立少子武為代王已而又徙梁是為梁孝王竇皇后親早卒葬觀津索隱曰摯虞注決錄云竇太后死景帝立太后遣使者填父所墜淵起大墳於觀津城南人間號為竇氏青山於是薄太后乃詔有司追尊竇后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竇皇后兄竇長君索隱曰決錄云建字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

其主入山作炭寒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卧者少

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索隱曰謂

從逐其宜陽之主人家而皆往長安也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

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

為符信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

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為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

決於傳舍中丐沐沐我索隱曰丐者乞也沐米請食飯

我乃去於是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

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

長安索隱曰公亦祖也謂皇后同祖之昆弟如竇嬰即皇后從昆弟子之比亦得家於長安故劉氏云公

萬曆二年刊

史記卷之九十九

五

劉見四百八十九

昆弟謂廣國等也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

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

事也於是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

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竇皇后病失明文

帝幸邯鄲慎夫人尹姬皆母子孝文帝崩孝景帝立乃

封廣國為章武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渤海長君前死封其子彭

祖為南皮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渤海吳楚反時竇太后從昆弟

子竇嬰任俠自喜將兵以軍功為魏其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琅

邪竇氏凡三人為侯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

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竇太后後孝景帝六

歲建元六年崩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

長公主嫖

王太后槐里人索隱曰皇甫謐云后名媯音志地理志右扶風槐里本名廢丘母曰臧

兒臧兒者故燕王臧荼孫也臧兒嫁為槐里王仲妻生

男曰信與兩女索隱曰即后及兒姁也而仲死臧兒更嫁長陵田

氏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為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

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因欲竒兩女乃奪金氏金氏

怒不肯予決乃內之太子宫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

男方在身時王美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

貴徵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索隱

萬曆三年刊史記本紀卷六十一 劉見四百六十一

曰即武帝也漢武故事云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於倚蘭殿也

先是臧兒又入其少女兒姁兒姁生四男索隱曰謂廣川王越膠東王景帝

為太子時薄太后以薄氏女為妃及景帝立立妃曰薄

皇后皇后母子母寵薄太后崩廢薄皇后景帝長男榮

其母栗姬栗姬齊人也立榮為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

予為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景帝得

貴幸皆過栗姬栗姬日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

予王夫人王夫人許之長公主怒而日讒栗姬短於景

帝曰栗姬與諸貴夫人幸姬會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挾

邪媚道景帝以故望之索隱曰望猶責景帝常體不安

心不樂屬諸子為王者於栗姬曰百歲後善視之栗姬

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恚心嗛之而未發也索隱曰嗛音銜漢書

作銜銜猶恨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景帝亦賢之又

有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

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行奏事畢索隱曰大

行禮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索隱曰此皆公羊傳之文今太子母無

號宜立為皇后景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案誅大行

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恨不得見以憂死卒立

王夫人為皇后其男為太子封皇后兄信為蓋侯索隱曰地

地理志縣名屬太山

景帝崩太子襲號為皇帝尊皇太后母臧兒

黃朝四百九十

為平原君。

正義曰德州縣也

封田蚡為武安侯。

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魏郡

勝為周陽侯。

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上郡

景帝十三男。一男為帝。十

二男皆為王。而兒姁早卒。其四子皆為王。王太后長女

號曰平陽公主。次為南宮公主。

正義曰南宮冀州縣也

次為林慮

公主。

解見景紀

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王仲早死。

葬槐里。追尊為共侯。置園邑二百家。及平原君卒。從田

氏葬長陵。置園比共侯園。而王太后後孝景帝十六歲

以元朔四年崩。合葬陽陵。王太后家凡三人為侯。

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

正義曰衛青傳云父鄭季

出平陽侯邑。

徐廣曰平陽侯曹壽尚平陽公

子夫為平陽主。謳者。武帝初即位。數歲無子。平陽主

求諸良家子女十餘人。飾置家。武帝後

徐廣曰三月上臨水祓除謂

之。楔。呂后本紀亦云。三月祓還過。霸上。遂因過平陽主。

主見所侍美人。上弗說。既飲。謳者進。上望見。獨說衛子

夫。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

正義曰尚主也於主

衣車中得幸也

上還坐。驩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

送入宮。子夫上車。平陽主拊其背曰。行矣。彊飯。勉之。即

貴無相忘。入宮歲餘。竟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

斥出。歸之衛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

尊寵日隆。召其兄衛長君弟青為侍中。而子夫後大幸。

有寵。凡生三女一男。索隱曰三女謂諸邑石邑及衛男

名據。索隱曰即初上為太子時娶長公主女為妃立為

帝妃立為皇后。姓陳氏。索隱曰漢武故事云后名阿嬌

邑侯傳至午尚無子。上之得為嗣。大長公主有力焉。以

故陳皇后驕貴。聞衛子夫大幸。患幾死者數矣。上愈怒。

陳皇后挾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后。索隱曰

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呪詛大逆無道而立衛子夫為

皇后。陳皇后母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數讓武帝姊平陽

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棄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

倍本乎。平陽公主曰。用無子故廢耳。陳皇后求子與醫

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衛子夫已立為皇后。先是衛長

君死。乃以衛青為將軍。擊胡有功。封為長平侯。索隱曰

縣名屬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為列侯。及衛皇后所謂

姊衛少兒。少兒生子霍去病。以軍功封冠軍侯。索隱曰

冠軍屬號驃騎將軍。青號大將軍。立衛皇后子據為太

子。衛氏枝屬以軍功起家五人為侯。及衛后色衰。趙之

王夫人幸。有子為齊王。索隱曰王夫人早卒。而中山李

夫人有寵。有男一人。為昌邑王。索隱曰李夫人早卒。其

兄李延年以音幸。號協律。協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姦

族。是時其長兄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不及誅。還而

上既夷李氏後憐其家乃封為海西侯按匈奴大宛傳廣利封時李氏

未誅後以將軍伐匈奴聞其家用巫蠱族乃降匈奴此文誤

他姬子二人為燕王廣陵王索隱曰漢書云李姬生其

母無寵以憂死及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之屬更有寵然皆以倡見非王侯有上之女士不可以配人主也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問習漢家故事者鍾離生曰王

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子女者徐廣曰名俗父為金王孫王

孫已死景帝崩後武帝已立王太后獨在而韓王孫

名嫣素得幸武帝承間自言太后有女在長陵也武

帝曰何不早言乃使使往先視之在其家武帝乃自

往迎取之蹕道先驅旄騎出橫城門如淳曰橫音光

而西乘輿馳至長陵當小市西入里里門閉暴開門

乘輿直入此里通至金氏門外止使武騎圍其宅為

其亡走身自往取不得也即使左右群臣入呼求之

家人驚恐女亡匿內中牀下扶持出門令拜謁武帝

下車泣曰索隱曰烏百反蓋恹之辭耳大姊何藏

之深也詔副車載之迴車馳還而直入長樂宮行詔

門著引籍正義曰武帝道上詔令通名通到謁太后

太后曰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姊與

俱來顧曰謁太后太后曰女某邪曰是也太后為泣

下。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為壽。奉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費焉。於是召平陽主。南宮主。林慮主三人。俱來謁見姊。因號曰脩成君。有子男一人。女一人。男號為脩成子仲。女為諸侯王王后。徐廣曰。嫁為淮南王安太子妃也。此二子非劉氏。以故太后憐之。脩成子仲驕恣。陵擗吏民。皆患苦之。

衛子夫立為皇后。后弟衛青字仲卿。以大將軍封為長平侯。四子。長子伉為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三弟皆封為侯。各千三百戶。一曰陰安侯。索隱曰。各不疑。

○陰安解。二曰發干侯。索隱曰。各登地理志。見文紀。三曰宜。

春侯。

索隱曰。各伉地理志。宜春縣名。屬汝南。

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

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時平陽主寡居。當用列侯尚主。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為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耳。柰何用為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為皇后。三子為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詔衛將軍尚平陽公主焉。

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文。家化為國。不變其姓。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光耀榮華。

貧賤之時何足累之哉。

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索隱曰帝昭云婕承妤好助也。漢書儀云皇后為婕妤好下與

禮比邢夫人號姪娥。徐廣曰姪音五耕反說文云姪

丞相好為。衆人謂之姪何。姪何秩比中二千石。索隱曰崔

姪滿也。漢制九卿已上秩一歲滿二千斛。容華秩比二

千石。索隱曰二千石是郡守之秩。漢官儀云其俸月

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漢律真二千石者如淳云諸侯王相

是二萬斛則亦是二千石也。崔浩云列卿已上秩石

皆正二千石也。婕妤秩比列侯。常從婕妤遷為皇后。

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

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

御者數十人為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

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

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

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

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驎。要之

善走。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

傅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疾。美

女者惡女之仇。豈不然哉。

鈞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也。索隱曰漢書云武帝過

女天子亟使使召之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伸
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後居鈞弋宮號曰鈞弋夫人
列仙傳云發手得一玉鈞故號焉昭得幸武帝生子
帝即位追尊太后父趙父為順成侯

一人昭帝是也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昭帝立時年

五歲耳徐廣曰武帝崩年正衛太子廢後未復立太

子而燕王旦上書願歸國入宿衛武帝怒立斬其使

者於北闕上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也

於是左右群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後數日帝謹

責鈞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

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雲陽宮正義

曰括地志云雲陽宮秦之甘泉宮在雍州雲陽縣西北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

使者夜持棺往葬之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陵漢鈞

帝末年殺夫人殯之而尸香一日昭帝更葬之棺但

存絲履也宮記云武帝思之為起通靈臺於甘泉常

有一青鳥集臺上往來至宣帝時乃止封識其處其後帝閑居問左右

曰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

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

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

女不聞呂后邪故諸為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

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昭然遠見為後世計慮固

非淺聞愚儒之所及也謚為武豈虛哉

外戚世家第十九終

史記四十九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史記五十一

楚元王劉交者高祖之同母少弟也字游索隱曰漢書作同父言同

父以明異母也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時嘗

辟事時時與賓客過臣嫂食徐廣曰漢書云丘嫂也。索隱曰應劭云丘姓也孟

康云丘空也兄丘空有嫂也今此作巨巨大也謂長嫂也嫂厭叔叔與客來嫂詳為

羹盡櫟釜索隱曰櫟音歷釜旁使為薛漢書作輸音勞賓客以故去臣

而視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為帝封昆

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其非忘封

之也為其毋不長者耳於是乃封其子信為羹頡侯徐廣

曰羹頡侯以高祖七年封封十三年高后元年有罪削爵一級為關內侯。正義曰括地志云羹頡山在媯州

懷戎縣東南按高祖取其而王次兄仲於代徐廣曰次山名爲侯號者怨故也

仲以六年立爲代王其年高祖六年已禽楚王韓信於

陳乃以弟交爲楚王都彭城索隱曰漢書云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也

即位二十三年卒子夷王郢立索隱曰漢書名郢客夷王四年卒

子王戌立王戌立二十年冬坐爲薄太后服私姦削東

海郡索隱曰漢書云私姦服舍中春戌與吳王合謀反姚察云姦於服舍非必宮中

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戌則殺尚夷吾起兵與

吳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

楚糧道士卒饑吳王走楚王戌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

吳楚孝景帝欲以德侯子續吳徐廣曰德侯名廣以元吳王薄之弟也

王子禮續楚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爲宗室順善今

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奈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

是時禮爲漢宗正乃拜禮爲楚王奉元王宗廟是爲楚

文王文王立三年卒子安王道立安王二十二年卒子

襄王經立襄王立十四年卒子王純代立王純立地節

二年中。人上書告楚王謀反王自殺國除入漢爲彭城

郡。徐廣曰純立十七年卒謚節王子延壽立十九年死正義曰漢書云王純嗣十六年子延壽嗣與趙何

齊謀反延壽自殺立三十二年國除地節是宣

帝年號去天漢四年二十九年蓋褚先生誤也

趙王劉遂者其父高祖中子名友謚曰幽幽王以愛死

故爲幽高后王呂祿於趙一歲而高后崩大臣誅諸呂

呂祿等乃立幽王子遂為趙王。孝文帝即位二年，立遂弟辟疆取趙之河間郡為河間王。以為文王。正義曰：河間今瀛州。立十三年卒。子哀王福立。一年卒。無子，絕後。國除入于漢。遂既王趙二十六年，孝景帝時坐晁錯以適，削趙王常山之郡。吳楚反，趙王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悍諫不聽。索隱曰：建德，其相名，史失姓。遂燒殺建德、王悍，發兵屯其西界，欲待吳與俱西。北使匈奴與連和攻漢。漢使曲周侯酈寄擊之。趙王遂還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於梁，不能西。匈奴聞之，亦止，不肯入漢邊。樂布自破齊還，乃并兵引水灌趙城。趙城壞，趙王自殺。邯鄲遂降。趙

幽王絕後。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

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索隱曰：漢

書中，公名培。王戊，胥靡之。趙任防與先生。索隱曰：此及漢書雖不見

知事迹，或別有所見。故太史公明引以結其贊。豈有篡殺之謀，為天下僂哉？賢

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楊慎曰：中庸所謂取人以身也。

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終

史記五十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史記五十一

荆王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漢書賈高帝從父兄初起時漢王

元年還定三秦。劉賈為將軍定塞地。師古曰司馬欣之國從東擊

項籍。漢四年漢王之敗成臯。北渡河得張耳韓信軍。軍

脩武。深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

楚地。正義曰括地志云白馬津在滑州白馬縣北燒其積聚以破其業。無以

給項王軍食。已而楚兵擊劉賈。賈輒壁不肯與戰。而與

彭越相保。漢五年漢王追項籍至固陵。使劉賈南渡淮

圍壽春。正義曰今壽州還至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周殷反

楚佐劉賈舉九江。迎武王黥布。兵皆會垓下。共擊項籍。

萬曆三年刊
鄧漢四百八十三

漢王因使劉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縮西南擊臨江王

共尉索隱曰共尉子共尉已死以臨江為南郡漢六年春會諸

侯於陳廢楚王信囚之分其地為二國當是時也高祖

子幼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鎮天下乃詔曰將軍

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者群臣皆曰立劉賈為

荆王王淮東五十二城索隱曰表云劉賈都吳又漢書

云王高祖弟交為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正義曰淮以

也州因立子肥為齊王始王昆弟劉氏也高祖十一年秋

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荆王賈與戰不勝走富陵索隱

地理志縣名屬臨淮○正義曰括地志云富陵故城在楚州府胎縣東北為布軍所殺高祖

自擊破布十二年立沛侯劉濞為吳王王故荆地

燕王劉澤者諸劉遠屬也漢書澤高祖從祖昆弟○索

卿云劉澤宗家也按言宗家高帝三年澤為郎中高帝

十一年澤以將軍擊陳豨得王黃為營陵侯索隱曰縣

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畫干營陵侯澤晉灼曰楚

子春服虔曰以澤大說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

已得金即歸齊二年澤使人謂田生日弗與矣孟康曰

言不復與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

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子卿徐廣曰居數月田生子請張

卿臨親脩具張卿許往田生盛帷帳共具譬如列侯張

萬曆三年刊

卿驚酒酣乃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王邸第百餘皆

高祖一切功臣索隱曰此一切猶一例同時也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

帝就天下索隱曰雅訓素也謂呂氏素心奉推高祖取天下若人推轂欲前進塗然也推音昌誰反

功至大又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諸呂弱太后欲

立呂產為呂王王代太后又重發之鄧展曰重難發事恐大臣

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

必喜諸呂已王萬戶侯亦卿之有正義曰高后紀云太封張卿為建陵侯

后心欲之而卿為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

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

為呂王太后賜張卿千斤金張卿以其半與田生田生

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濬

諸劉為大將軍獨此尚缺望索隱曰缺音決又音窺睡反今卿言太

后列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

言太后然之乃以營陵侯劉濬為琅邪王琅邪王乃與

田生之國田生勸濬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使人追止

之已出即還及太后崩琅邪王濬乃曰帝少諸呂用事

劉氏孤弱乃引兵與齊王合謀西索隱曰漢書齊王傳云使祝午劫琅邪王

至齊因留琅邪王不得反國濬乃說求入關齊乃送之與此文不同者劉氏以為燕齊兩史各言其主立功之

迹太史公闕疑遂各欲誅諸呂至梁聞漢遣灌將軍屯

滎陽濬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代王亦從代至諸

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為天子。天子乃徙澤為燕王。乃復以琅邪予齊復故地。李奇曰本齊地分以王澤今復與齊也澤王燕

二年薨。謚為敬王。傳子嘉為康王。至孫定國與父康王

姬姁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姁。定國有

所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如淳曰定國自欲有所殺餘臣肥如令郢人以告之。索

隱曰小顏以為定國欲有所誅殺餘臣而肥如郢人等

告定國。按告定國告諸朝也。故定國殺以滅口而郢人兄弟上書稱復肥如燕屬邑欲誅殺臣即謂郢

人註定國使謁者以他法劾捕格殺郢人以滅口。至元

朔元年。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陰事。以此發覺。詔

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當誅。上許之。

定國自殺。國除為郡。

太史公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賈雖屬

踈。然以策為王。填江淮之間。劉澤之王。權激呂氏。然劉

澤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為偉乎。索隱曰

呂氏令重而我亦得其功是事發相重也。偉盛也。蓋盛其能激發也。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終

史記五十一

萬曆二年刊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

目

付紙一百二十九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史記五十二

齊悼惠王劉肥者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婦也曰曹氏

高祖六年立肥為齊王食七十城諸民能齊言者皆予

齊王齊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齊王入朝惠帝與

齊王燕飲尤禮如家人索隱曰謂不為君臣禮而尤敵如家人行兄弟之禮呂太

后怒且誅齊王齊王懼不得脫乃用其內史勲計獻城

陽郡以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呂太后喜乃得辭就國悼

惠王即位十三年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為哀王哀

王元年孝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於高后二

年高后立其兄子酈侯呂台為呂王索隱曰酈縣在南陽割齊之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二十二

齊世家

二百四十五

濟南郡為呂王奉邑。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衛於漢。呂太后封為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皆宿衛長安中。哀王八年。高后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其明年。趙王友入朝。幽死于邸。三趙王皆廢。高后立諸呂為三王。徐廣曰。燕趙梁。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出乎。索隱曰。顧猶念也。而及若皆訓汝。章曰。臣知

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章曰。深耕耨種。按。耨音既。稠密也。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益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王產為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為亂。朱虛侯章以呂祿女為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為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為帝。齊王既聞此計。乃與其舅父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

勃陰謀發兵

索隱曰舅謂舅父猶姨稱姨母

齊相召平聞之

索隱曰廣陵人召平

與東陵侯召平及此召平皆別人也功臣表平子奴以父功封黎侯

乃發卒衛王宮魏勃

給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

善勃請為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兵圍

王宮勃既將兵使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

不斷反受其亂乃是也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為相

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

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

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

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

索隱曰服虔云不敢離其兵而到琅邪

使臣請大

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

琅邪王信之以為然西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

瑯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

澤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

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

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

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為

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

國之濟南於是齊哀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

王諸子弟悼惠王於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

臣為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滅梁燕趙。以王諸呂。分齊國為四。正義

曰琅邪郡封劉澤濟南郡以為呂王奉邑城陽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忠臣進諫。上惑亂不

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

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齊發兵而西。相國呂產乃遣大將軍灌嬰東擊之。灌嬰

至滎陽。乃謀曰。諸呂將兵居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我今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使喻齊

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

乃西取其故濟南郡。亦屯兵於齊西界。以待約呂。呂產欲作亂關中。朱虛侯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朱虛

侯首先斬呂產。於是太尉勃等乃得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及大臣

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

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現在。且最為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

朱虛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

萬曆三年刊 史記齊世家二十二 易正文四百五十七

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

索隱曰謂救火之急不暇

先啓家長也亦猶國家有難不暇待詔命因退立股戰而栗怒不能言者終

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

為乎乃罷魏勃。索隱曰罷謂不罪而放遣之魏勃父以善鼓琴見秦

皇帝及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

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

之。索隱曰姚氏云物怪物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

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一為參御言

事參以為賢言之齊悼惠王悼惠王召見則拜為內史

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立勃用

事重於齊相王既罷兵歸而代王來立是為孝文帝孝

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

與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

是歲齊哀王卒太子側立是為文王齊文王元年漢以

齊之城陽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以齊濟北郡。正義曰今濟州

齊北王所都立東牟侯為濟北王二年濟北王反漢誅殺之

地入于漢後二年孝文帝盡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等七

人皆為列侯。正義曰罷首不齊文王立十四年卒無子國除地

入于漢後一歲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齊為王齊

孝王將閭以悼惠王子楊虛侯為齊王故齊別郡盡以

萬曆二年刊

王悼惠王子。子志為濟北王。子辟光為濟南王。子賢為菑川王。子卬為膠西王。子雄渠為膠東王。與城陽齊凡七王。齊孝王十一年。吳王濞楚王戊反。與兵西告諸侯。曰。將誅漢賊臣鼂錯。以安宗廟。膠西膠東菑川濟南皆擅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張晏曰。膠西菑川濟南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張晏曰。姓路為中大夫。索隱曰。按路氏譜名卬。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告齊王。善堅守。吾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劫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聞路中大夫從漢來。喜。及其大臣。乃復勸王母下三國。居無何。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索隱曰。平陽侯。按表是簡侯曹奇。擊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乃飲藥自殺。景帝聞之。以為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壽為齊王。是為懿王。續齊後。而膠西膠東濟南菑川王咸誅滅。地入于漢。徙濟北王王菑川。齊懿王立二十二年卒。子次景立。是為厲王。齊厲王其母

萬曆二年刊



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索隱曰：如淳云

諸王女云翁主稱其母姓故謂之紀翁主正其後宮，毋令得近王。欲令愛紀

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姪。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

后。索隱曰：謂王太后武帝母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

氏。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

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

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

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

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貧人，急徐廣曰：一作及

乃為宦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

為者，乃欲以女充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

願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姪，新

坐以死亡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

事浸薄，不得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郤。主父

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索隱

曰：市租謂賣物出租，日得千金人衆殷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親弟愛

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踈，乃從容言呂太后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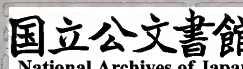
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為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

天子乃拜主父偃為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



急治王後宮宦者為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為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絕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恐其漸踈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索隱曰謂偃挾齊不娶女之天恨因言齊之短為輕重之辭天子亦既囚偃公孫弘言齊王以憂死毋後國入漢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遂誅偃齊厲王立五年死毋後國入于漢齊悼惠王後尚有二國城陽及菑川菑川地比齊。天子憐齊為悼惠王冢園在郡割臨菑東環悼惠王冢園邑蓋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城陽景王章齊悼惠王子。年表云以宋惠侯與大臣共誅諸呂而章身

首先斬相國呂王產於未央宮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戶賜金千斤。孝文二年以齊之城陽郡立章為城陽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為共王。共王八年徙王淮南。四年復還王城陽。凡三十三年卒。子建延立是為頃王。頃王二十八年卒。子義立是為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為惠王。惠王十一年卒。子順立是為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立是為戴王。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三年十五歲卒。正義曰建始成帝年號從建始四年上至天漢四年六十七年矣蓋褚先生次之濟北王興居齊悼惠王子。以東牟侯助大臣誅諸呂功少。及文帝從代來興居曰請與太僕嬰入清宮廢少



帝共與大臣尊立孝文帝。孝文帝二年，以齊之濟北郡立興居為濟北王，與城陽王俱立。立二年，反。始大臣誅呂氏時，朱虛侯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孝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董份曰：漢所患呂氏者，莫如產、自、朱、虛、誅、產、而後太尉以次收族。呂氏是朱虛首善功，莫大也。以帝之仁厚而猶苛責人乎。及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之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自以失職奪功，章死而興居聞匈奴大入漢，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擊之。文帝親幸太原，以為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於濟北。天子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虜濟北

王。張晏曰：柴武。王自殺。地入于漢為郡。後十二年，文帝十六

年，復以齊悼惠王子安都侯志為濟北王。正義曰：安都故城在瀛州

高陽縣西南。十一年，吳楚反時，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吳楚

已平，徙志王菑川，濟南王辟光，齊悼惠王子。正義曰：辟音壁。以

勒侯孝文十六年為濟南王。索隱曰：勒，漢書作勃，皆音力。地理志：縣名屬平原。

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濟南為郡。地入于

漢。菑川王賢，齊悼惠王子。年表云：都劇。以武城侯文帝十六

年為菑川王。索隱曰：武城，縣名屬平原。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

賢。天子因徙濟北王志，王菑川志，以齊悼惠王子，以安

都侯王濟北。菑川王反，母後乃徙濟北王王菑川。凡立

三十五年卒。謚為懿王。子建代立。是為靖王。二十年卒。

子遺代立。是為頃王。三十六年卒。子終古立。是為思王。

二十八年卒。子尚立。是為孝王。五年卒。子橫立。至建始

三年十一歲卒。正義曰亦褚少孫次之膠西王卬。齊悼惠王子。年表

云都高苑以昌平侯文帝十六年為膠西王。正義曰括地志云昌平故城在

幽州東南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卬。地入于漢為膠西

郡。膠東王雄渠。齊悼惠王子。年表云都即墨以白石侯文帝十

六年為膠東王。正義曰白石故城在德州安德縣北十一年與吳楚反。漢

擊破殺雄渠。地入于漢為膠東郡。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子弟

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後

分裂。固其理也。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終

史記五十二

萬曆三年刊

史記齊世家二十二

洪平五十八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史記五十三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

索隱曰春秋緯蕭何感昂精而生典獄制律

以文無

害為沛主吏掾

漢書音義曰文無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律有無害都吏。索隱曰漢書云何為

主吏主吏功曹也

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

索隱曰說文云

護救也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

奉錢三何獨以五

李奇曰或三百或五百也。索隱曰奉音扶用反謂資奉之。楊慎曰曰

數以吏事護高祖曰常左右

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

辨之

張晏曰何與共事修辨明何素有方畧也蘇林曰秦時無刺史以御史監郡

何乃給泗

水卒史

文穎曰何為泗水都卒史。索隱曰如淳按律郡卒史書佐各十人也

事第一

曰謂課最居第一

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

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索隱曰何為丞常監督庶事也沛公至咸陽

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

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

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

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

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按漢王有天下信功

居多信為何所進士故傳持詳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

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

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

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

來。以聞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

常與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唐順之曰蕭何

相業只此數句盡之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

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纍衣露蓋。數使使勞苦

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

者。悉詰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

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群臣爭功。歲餘。功不

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鄼侯。文穎曰音贊。瓚曰今南陽鄼縣也。孫檢曰

有二縣音字多亂其屬沛郡者音嗟屬南陽所食邑多。

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



攻城畧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

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

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

狗也而發蹤漢書作縱放也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

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白雲先生曰發蹤指

示四字於何未切當當歸子房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

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

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

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蕭何至位

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群

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

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

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

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

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

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

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

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

蕭何賜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

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

侯邑封為安平侯。徐廣曰以謂者從定諸侯有功秩舉

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

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楊慎曰此我字

本非高帝口中語却是高祖自將帝心中事。隔世如親見也。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

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

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為

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

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

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

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

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

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

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

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

國。何為。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

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

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

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楊慎曰常作尚是上所為數問

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贖貸以自

汗。正義曰贖音世又食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

萬曆二年刊

史記蕭何傳

四

程謹五目六

乃大諷口哉。按相國所以免禍者以三得智謀士耳淮陰之敗以無士也。存亡在所畫悲哉。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

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

乃利民。索隱曰。謂相國取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

自謝民。相國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

願令民得入田。毋收橐為禽獸食。索隱曰。苗子還種田

方聽客自汗乃遽忘前謀為民請苑上上大怒曰。相國

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

日。王衛尉侍。如淳曰。百官公卿表前問曰。相國何大罪

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

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

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

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

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

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

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

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帝不憚。是日使

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高帝曰。

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

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

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東觀漢記云：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謚為文終侯。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鄼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勲爛焉。位

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揚慎曰：贊體慨然末

比閔天散宜生或譏其無謂不知太史斬蕭何正在此語不然何不曰與太公望同功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終

史記五十三

萬曆二年刊

史記蕭相國世家二十三

六

付稅

九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史記五十四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

張華曰曹參字敬伯

秦時為沛獄掾而蕭

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高祖為沛公而初起也參以

中涓從

漢書音義曰中涓如中謁者

將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

漢書

音義曰監御史監郡者秦一郡置守尉監三人。索隱曰本紀泗川監各平

大破之東下薛

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

為魏擊之豐反為魏攻之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尼軍

碭東破之取碭狐父

索隱曰地理志碭屬梁國狐父地名在梁碭之間

祁善置

孫檢曰漢謂驛曰置善名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祁城在宋州下邑縣東北漢祁城縣也言取碭狐父及祁

縣之善置

又攻下邑以西至虞

索隱曰地理志下邑虞皆屬梁國

擊章邯車

騎攻爰戚及亢父索隱曰蘇林云縣名屬山陽功臣表爰戚侯趙成。正義曰括地志云亢父故城在兗州任城縣南先登遷為五大夫北救東阿索隱曰時章邯圍田榮於

東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丘

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秦將章邯破殺項

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將

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為執帛張晏曰孤卿也或曰楚官名號曰建成

君索隱曰地理志建成縣屬沛郡遷為戚公索隱曰遷參為戚令。正義曰即爰戚縣也是時屬

沛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索隱曰地理志成武

縣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索隱曰地理志成武

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圍趙賁開封城中

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破之正義曰曲丘羽反遇

中牟有曲遇聚按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珪

如淳曰執珪古爵名從攻陽武下轅轅緱氏索隱曰地理志陽武

轅道名在緱氏南絕河津還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徐廣曰尸在

尸鄉從南攻犍與南陽守齧戰陽城郭東陷陳取宛虜

齧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峽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

南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

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為將軍從

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正義曰括地志云成州同谷

當縣本漢故道縣雍檠索隱曰地理志二縣檠音胎擊章平軍於好時

萬曆三年刊

五藏谷 五百五十二

南破之。圍好時，取壤鄉，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正義曰：櫟音歷，皆村邑名。壤鄉今在雍州武功縣東南。高櫟坊是高櫟，近壤鄉也。復圍章平，章平

出好時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

新城。索隱曰：漢書高帝元年咸陽名新城，武帝改名曰渭城。參將兵守景陵。漢書音義

曰：縣二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

邑於寧秦。蘇林曰：今華陰。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丘，以中

尉從漢王出臨晉關。正義曰：臨晉縣在臨晉縣。至河內，下脩武，渡

圍津。徐廣曰：東郡白馬有圍津。索隱曰：顧氏按水經註：白馬津有韋鄉，韋津城圍與韋同。古今字變爾。

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東取礪，蕭彭城，擊項籍軍。漢

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黃。徐廣曰：內黃縣有黃。

澤程處反於燕。徐廣曰：東郡燕縣。駟案漢書音義曰：皆漢將。往擊盭，破之。柱

天侯反於衍氏。索隱曰：柱天侯不知其誰。封衍氏魏邑。又進破取衍氏，擊

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疆。璜曰：武疆城在陽武。因至滎陽，參

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羽敗，還至滎陽，凡

二歲。高祖三年，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

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敖軍。東張

大破之。徐廣曰：張地名功臣表有張侯。毛澤之駟按：蘇林曰：屬河東。正義曰：括地志云：張陽故城一

名東張城在蒲州虞鄉縣西北。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上曲陽定州恒陽縣是。追至武垣。

徐廣曰：河東有垣縣。生得魏王豹，取平陽，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

東有垣縣。

萬曆三年刊

史記百四十四卷

三

明凡五百四十三

軍

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

軍於鄔東。大破之。斬夏說。徐廣曰：鄔縣在太原音烏。古反。韓信與故常

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而令參還圍趙別將

戚將軍於鄔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

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

韓信，攻破齊，歷下車，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漯陰

平原、鬲、盧。索隱曰：地理志著縣屬濟南，盧縣屬泰山，漯陰平原鬲三縣屬平原。已而從韓

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文類曰：或以為高密。索隱曰：漢書亦作假密。按下定齊七十

縣則上假密非高密亦齊地今闕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定齊

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

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信為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

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為

皇帝。韓信徙為楚王，齊為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

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

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平

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黥

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

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索隱曰：地

理志：蘄竹邑相蕭四縣屬沛。韋昭云：留今屬彭城，則漢初亦屬沛也。參功凡下二國，縣一

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漢書音義曰：楚

萬曆二年刊

之卿郡守司馬候御史各一人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
號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
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
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
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
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
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
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
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
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

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

以先之

漢書音義曰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為亂秦人極刑而

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

末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卻至何且死所推

賢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

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

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

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

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

得開說以為常

如淳曰開謂有所啓白

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

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相與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

窋索隱曰音張律反為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

朕與索隱曰少者不足之嗣故胡亥亦云丞相豈少我哉蓋帝以丞相豈不是嫌少於我哉乃謂

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

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

告若也窋既洗沐歸間侍自從其所諫參怒而笞窋

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

參曰與窋胡治乎索隱曰言語參何為治窋也乃者我使諫君也參

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與

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

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

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

君休矣參為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謚懿侯子窋代侯百

姓歌之曰蕭何為法顛若畫一徐廣曰顛音古頤反一音較索隱曰漢書顛

作講畫訓直又訓明言法明直若畫一也講亦作觀小顏云講和也畫一言其法整齊也曹參代之

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平陽侯窋高后時為御

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為侯立二十九年卒謚為靜侯子

竒代侯立七年卒謚為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

生子襄時病癒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謚夷侯子襄代侯襄尚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謚為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

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湯慎曰極言合道但倒然一字謂言極合道也

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按黃老雖非治之正道然休息瘡痍尤得政體太史公豈專進黃老者哉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終 史記五十四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史記五十五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索隱曰留今屬彭城漢書云良字子房按王符皇朝謚並

以良為韓之公族姬姓也秦索賊急乃改姓名而韓先有張去疾及張譴恐非良之先代也良既歷代相韓故知其先韓人顧氏按後漢書云張良出於城父城父縣屬潁川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

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索隱曰韓世家及系本並作桓惠王

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

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

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索隱曰相韓五王故云五世

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如淳曰秦郡縣無倉海或曰東夷君長正義曰漢

書武帝紀云元年東夷穰君南閭等降為蒼海郡今猶穰國得之得力士為鐵椎重百



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服虔曰狙七預反。索

云伏伺也。謂狙之伺物必伏。而候之。故今云狙候是也。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

副車。索隱曰漢官儀天子屬車三十六。乘屬車即副車奉車郎御而從後。秦皇帝大怒。大

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劉辰翁曰從倉海君得力士已怪百二十斤椎舉于曠野之中。而正中副車。雖架砲不能也。大索甚急。良非自

免并隱力士。此大怪事。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

圯音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索隱曰直

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徐廣曰一曰良

隱曰歐音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

鳥后反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

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

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

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

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

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徐廣曰編一作篇曰。讀此。則

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

下。黃石。即我矣。正義曰括地志云穀城山一名黃山。在

皆白杖丹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

法也。正義曰七錄云太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

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

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庖將。漢書音義曰官名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韓申徒。徐廣曰。即司徒。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曉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堅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徐廣曰。一作百。益為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索隱曰。謂卒將離心而懈。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

萬曆三年刊

出舍沛公不聽。

徐廣曰一本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邪將欲為富家翁邪沛公曰吾欲有天下

噲曰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寶鐘鼓之飾奇物不可勝極入其後宮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願沛公急還

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

晉灼曰資籍也欲沛公反秦奢

秦服儉素以為籍也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

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

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

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

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

柰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公曰鯁生教我距關

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項

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為柰何良乃固要

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

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

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

王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

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如淳曰本但與巴蜀故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

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

正義曰括地志云褒谷在梁州褒城

縣北南中山昔秦欲伐蜀路無由入乃刻石為牛五頭置金於後僞言此牛能屎金以遺蜀蜀侯貪信之乃令五丁共引牛塹山堙谷致之成都遣良歸韓良因說漢

秦遂尋道伐之因號曰石牛道萬曆二年刊

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
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
故項王不造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
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
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
為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
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
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弃之誰
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郤
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

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

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

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

者此三人力也楊慎曰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此叙

招此四人之力也與此句法同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為畫策臣時

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

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

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

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

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

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其說

以汎觀之所見亦甚大然實不可故聽言最難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

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

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

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

對曰臣請籍前箸為大王籌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曰昔

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

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

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

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

索隱曰崔浩云表者標榜其里門釋箕子之拘。徐廣曰釋一作封比干

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者之門

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距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

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

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索隱曰蘇林云革者兵車也軒者朱軒皮軒也謂廢

兵車而用乘車也說文云軒曲周屏車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

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

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

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

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

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按前七者不過設難沛公不能行古

聖王之事至其要指則在八不可一節且夫楚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漢書音義曰唯當使楚無疆。疆則六國弱從之。按言客計欲立六國以撓楚權。今縱能使楚無疆而遂撓楚矣。然六國並立則亦將從陛下焉。得而臣之而撓我也。撓字就應沛公計。撓字

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索隱曰豎儒謂此儒生豎子耳。而公高祖自謂也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

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如淳曰復音複。上下有道。故謂之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

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漢書音義曰：未起時有故怨。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索隱曰：縣名，屬廣漢。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

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索隱曰：崔浩云：苑，馬牧外接胡地。馬生於胡，故云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索隱曰：金城，言秦有四塞之國，如金城也。蘇秦說秦惠王云：秦地勢形便，所謂天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索隱曰：周禮三日詢



國遷乃為大事高祖即日西遷者留侯從入關留侯性

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漢書音義曰服辟穀之藥而靜居行氣杜門不出歲

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

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

善用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

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

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

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

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

天下有四人索隱曰四人四皓也謂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按陳留志云園公姓唐字

宣明居園中因為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

隱居夏里修道故號曰夏黃公角里先生河內軹人太

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

里先生孔父秘記作祿里皆王劭據崔氏周氏世譜及

陶潛四八目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

而為此說

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

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

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

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

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

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

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

七

易玄

四百八十五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之七十三

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為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索隱曰：如沛云等夷言等輩。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

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望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

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索隱曰：按司馬彪漢書郡國志長安有曲郵，聚今在新豐西。

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

說上曰：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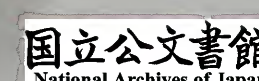
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二

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

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

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

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



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用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韋昭曰。繳。弋射也。其矢曰矰。索隱曰。馬融註。周禮云。矰者。繳繫短矢謂之矰。一說云。矰。

一弦可以仰射高者

尚安所施歌數闋

索隱曰音曲完反謂曲終也

戚夫人嘯

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

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

徐廣曰。一云出奇計下馬邑。

及立蕭何相國。

漢書音義曰。何時未為相國。勸高祖立之。

所與上從容言天

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

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

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

索隱曰。春秋緯云。舌在口長三寸象玉衡。

封萬戶。

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

子游耳。

索隱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能入火自燒。崑崙山上。隨風雨上下也。

乃學辟穀道。

引輕身。

徐廣曰。一云。乃學道引欲輕舉也。索隱曰。辟音賓。亦反。

會高帝崩。呂后德

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

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為文成侯

子不疑代侯徐廣曰文成侯立十六年卒子不疑代立

且國除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

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

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按獨證黃石事者此近怪非證則益証矣故必置置留侯死并葬

黃石冢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張良墓在徐州沛縣東與留城相近冢伏臘祠黃

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劉辰翁曰此傳

圯上父老以至四皓豈必有姓名哉始以天人助興漢業故屢見不為怪末著子房之欲輕舉與黃石俱葬首

尾奇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索隱曰物謂精怪至如

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索隱曰詩緯云風后黃帝師又化為老子以書

授張良亦異說耳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

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

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應劭曰魁梧丘虛壯大之意索隱曰蘇

林云梧音悟小顏云言其可警悟於人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

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索隱曰子羽澹臺滅明字也仲尼弟子傳云狀貌甚惡又

家語云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稱其貌與史記文同留侯亦云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終

史記五十五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史記五十六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

索隱曰徐廣云陽武屬魏地理志屬河南郡徐

又云戶牖今為東昏縣屬陳留按秦時戶牖鄉屬陽武至漢以為東昏縣隸陳留郡也。

少時家貧

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

學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

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

徐廣曰覈音核駟案孟康曰麥

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曰覈音統京師謂麤屑為統頭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

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

亦耻之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

索隱曰按負是婦人老宿之稱此張負既稱富

人或恐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

是丈夫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之...

御秦五百十四

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

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

窮巷。索隱曰：高誘云：負，背郭居也。以弊席為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

轍。索隱曰：一作軌。按言長者所乘。安車與載運之車軌轍或別。張負歸謂其子仲曰：

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

其所為，獨奈何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

貧賤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貨幣以聘，予酒肉之資

以內。婦負誠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

父事嫂如母。兄伯已逐其婦，此嫂疑後娶也。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

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索隱曰：蔡邕陳留東昏庫上

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陳涉起而王

陳，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

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漢書音義曰：謝，從少年往事

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為太傑，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

陳平亡去，久之。項羽略地至河上，陳平往歸之，從入破

秦，賜平爵卿。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

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

咎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王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

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

萬曆三年刊 已巳東風日廿二 二 鄧秦四百七十八

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
平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
將夢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而
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徐廣曰漢二年
因魏無知求見漢王索隱曰漢書張敞與朱邑書云陳平須魏倩而後進孟康云即無知也
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為漢王中涓徐廣曰亦涓人受
平謁入見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寵就舍矣平曰
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
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乃拜平為都尉使
為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譙索隱曰譙譁也音宣漢書作皆怨曰大王一

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
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楚
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屬於韓王信
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
耳其中未必有也漢書音義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臣聞平居家
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
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多者得善處
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
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
有尾生孝已之行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

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顧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

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

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

者多歸之。按楚既有廉節士萬斤金何從行乎項王至非能得真士彼小廉詭節見大利則走耳

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上

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如淳曰猶無廉

隅嗜利無耻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

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

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

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

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

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項王既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為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詳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漢書音義曰。草粗也。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陳平乃

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陳平乃與漢

王從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其明年淮陰

侯破齊。自立為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陳

平躡漢王。漢書音義曰。躡謂躡漢王足。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張

子房卒立信為齊王。封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策。卒滅

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滅荼。漢六年。人有上書告

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

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

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

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

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
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
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
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偽游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
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
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為然，乃發使告
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
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即執縛之。載後
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帝顧謂信曰：若毋聲
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漢書音義曰：遂會諸侯于陳，盡

定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為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
封。於是與平剖符，世世勿絕。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
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尅敵，非功而何？平曰：
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肯本矣。乃復賞
魏無知。其明年，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卒
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
單于闕氏。蘇林曰：闕氏音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
世莫得聞。桓譚新論或云：陳平為高帝解平城之圍，言
其事秘，世莫得聞也。此以工妙躡善，故藏隱
不傳。馬子能權知斯事，否吾應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
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日，而陳平往說闕氏，闕氏
言於單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說之事矣。彼陳平必
言漢有好麗美女為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因急已馳

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之愛之則闕氏日以遠疎不如及其未到令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闕氏婦女有妬媚之性必憎惡而事去之此說簡而要劉子駿聞吾言乃立稱善焉按漢書音義應劭說此事大旨高帝南過曲逆地理志縣屬中山。索與桓論畧同高帝南過曲逆隱曰章帝醜其名改云上其城望見其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

洛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戶。於是乃詔御史更以陳平為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其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祕，世莫能聞也。高帝從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縮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

攻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頹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因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太后及呂頹讒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

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曰。傳教孝惠。是後呂頹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孝惠帝六年。相國曹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徐曰。王陵以客從。馭豐以廐將。別守豐。上東因從。戰不利。奉孝惠。魯元出。睢水中。封為雍侯。高祖八年。定食安國。二十二年卒。諡武侯。陳平為左丞相。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

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故晚封為安國侯。安國侯既為右丞相。二歲。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王陵。王陵曰。不可。問陳平。陳平曰。可。呂太后怒。乃詳遷陵為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卒。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給事於中。孟康曰。不在治處。便止宮中也。食其亦沛人。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為侯。幸於呂太后。及為相。

居中百官皆因決事。呂頹常以前陳平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為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而質呂頹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頹之讒也。呂太后立諸呂為王，陳平為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徐廣曰：審食其初以舍人起，侍呂后。孝惠帝於沛又從在楚，封二十五年文帝三年為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蓄川王反，辟陽近蓄川平降之，國除。孝文帝立，以為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病謝。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

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按師古是張說。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

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慙。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彊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為一丞相。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卒。謚為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二年卒。子簡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三十三年。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師古曰。掌妻衛子夫之姊。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終

史記五十六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史記五十七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

徐廣曰卷縣在滎陽

徙沛勃以織

薄曲為生

索隱曰韋昭云北方謂薄為曲許慎註淮南子云曲葦薄也

常為人吹簫

給喪事

挽歌類也歌者或有簫管

材官引疆

漢書音義曰能引疆

弓官如今挽疆司馬也

高祖之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

下方與方與反與戰却適攻豐擊秦軍殤東還軍留及

蕭復攻碭破之天下邑先登

楊慎曰叙戰攻處與曹參世家樊鄴等列傳同一凡

例韓文公曹成王碑叙戰功處本此

賜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

索隱曰二縣名地理

志屬擊章邯車騎殿

服虔曰畧得殿兵也瓚曰在軍後

曰殿戰功曰多與諸將俱計

定魏地攻爰戚東緝

索隱曰地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之六

五百六十三

列介

理志山陽有東緡縣戶隴之東緡音昏屬山陽者音曼也以往至栗取之攻齧桑先

登擊秦軍阿下破之索隱曰謂東阿之下追至濮陽下甄城攻都

關索隱曰地理志縣各屬山陽定陶襲取宛胸正義曰宛劬二音今曹州縣得單

父令夜襲取臨濟攻張漢書音義曰攻壽張○索隱曰地理志東郡壽梁縣光武改曰

壽以前至卷破之擊李由軍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

為多文穎曰勃土卒至者多後章邯破殺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

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

安武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虎賁令索隱曰漢書云襄賁令賁音肥

縣各屬東海徐廣又云句盾令以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城武

破之擊王離軍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緱氏絕河津

擊趙賁軍尸北索隱曰賁音肥人姓名也尸即尸鄉今偃師也南攻南陽守齧

破武關峽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

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索隱曰或從入漢中

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正義曰括地志云懷德故城在

同州朝邑縣西南攻槐里好時最如淳曰於將率之中功為最擊趙賁內史

保於咸陽最北攻漆索隱曰地理志漆縣在右扶風擊章平姚卬軍索

曰平西定汧正義曰今隴州汧源縣還下郿頻陽索隱曰地理志郿屬右扶風頻

陽屬左圍章邯廢丘破西丞徐廣曰天水有西縣擊盜巴漢書作益已

軍破之如淳曰章邯將攻上邽正義曰音東守峽關轉擊項籍

攻曲逆最還守敖倉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川

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陰侯共

食鍾離。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索隱曰。易水名。因以所將卒當馳道為多。高祖所行之道。

賜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絕。食絳八千一百八十戶。號絳

侯。正義曰。括地志云。絳縣在絳州曲沃縣南。以將軍從高帝擊反韓王信於

代。降下霍人。正義曰。霍音瑣。按霍字當作後。地理志云。後人縣屬太原郡。括地志云。後人故城在

代州繁時縣界。漢後人縣也。以前至武泉。徐廣曰。擊胡

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正義曰。括地志云。銅鞮故城在

潞州銅鞮縣東。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

陽。後擊韓信軍於岩石破之。正義曰。岩石音沙。正義曰。在樓煩縣西北。正追北

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正義曰。地理志云。樓煩三

城在鴈門郡。括地志云。朔州定襄本漢平城縣也。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

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豨。徐廣曰。姓乘馬

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

囿。索隱曰。囿守之名。音胡。困反。因轉攻得雲中守遯。正義曰。括地志云。雲中故城在

勝州榆林縣東北。丞相箕肆將勳。徐廣曰。箕一作英。勳一作專。一作博。字

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

斬豨。得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

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

丞相偃守陘。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徐廣曰。在上谷。索隱曰。

施名也屠滅之一破綰軍上蘭正義曰括地志云媯州懷戎縣東北有馬

云姓施屠名渾都復擊破綰軍沮陽師古曰縣名屬上谷音阻追至長城正義曰在

北媯州定上谷十一縣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九

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索隱曰最都凡也謂總舉其從高祖攻戰克獲之數

也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

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

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

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如淳曰勃自東鄉坐責諸生說士不以賓主之禮趣為

我語其椎少文如此韋昭曰椎不撓曲直至如推也勃既定

燕而歸高祖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

太尉官徐廣曰功臣表及將相表皆高后四年始置太尉以勃為太尉十歲高

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為漢相國

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為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為丞相

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呂而立孝文皇帝其

語在呂后孝文事中文帝既立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

千斤食邑萬戶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

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即禍及身

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丞相平卒

上復以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

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

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韋昭曰：牘，版也。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娶。故獄吏教引為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徐廣曰：提，音弟。駟案：應劭曰：陌，額絮也。如淳曰：太后恚怒，遣得左右物提之也。晉灼曰：巴蜀異物志謂頭上巾為冒絮。索隱曰：提者擲也。曰：絳侯縮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絳

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絳侯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謚為武侯。子勝之代侯。六歲，尚公主，不相中。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也。坐殺人，國除。絕一歲。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封為條侯。徐廣曰：表皆作蔣字。駟案：服虔曰：蔣音條。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蔣城在德州蔣縣南。續絳侯後，條侯亞夫自未侯為河中守時，許負相之。索隱曰：應劭云：負，河內溫人。老嫗也。姚氏按：楚漢春秋高祖封負為鳴鳩亭侯，是知婦人亦有封邑。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索隱曰：音柄。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



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師古曰：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為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索隱曰：彀者，張也。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索隱曰：六韜云：

軍中之事，不聞君命。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應劭曰：禮介者不拜。索隱曰：應劭云：左傳晉卻克三肅使者而退。杜預注：肅若今擡。鄭衆注：周禮肅拜云：但俯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索隱曰：軾者車前手，今時擡是。天子為動，改容式車。橫木若上有敬則俯身而憑之。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正義曰：漢書曰：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 五百二十七 劉士

官表云中尉秦官掌徼巡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應劭云吾者禦也掌執金吾以禦非常顏師古云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備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也孝文且崩時

誠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拜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

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索隱曰漢書亞夫至此計亞夫從之今此云自請者蓋此亦聞難與爭鋒願

以梁委之索隱曰謂以梁委之於吳使吳兵不得過也絕其糧道乃可制上

許之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

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

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

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索隱曰韓頤當也。劉辰翁曰以梁委之

絕其糧道自是兩事妙在棄梁然難為梁甚宜怨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

饑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

尉帳下太尉終卧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如

隅也曰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

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弃

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正義曰插地志云丹徒

徒丹徒縣東南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

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

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太

尉有卻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廢栗太子。丞相固爭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璜曰南皮竇彭祖太弟廣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主各以時行耳。索隱曰謂人主各當其時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默

然而止。

劉辰翁曰無功侯之非約六字三句又曰細柳營亞夫為真將軍不侯外戚亞夫為真宰相

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

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

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

侯。索隱曰功臣表唯徐盧封容城侯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

相。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韋昭曰載大臠也音

側吏無切肉。又不置櫂。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櫂。應劭

曰尚席主席者。索隱曰櫂音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

足君所乎。孟康曰設載無筋者此非不足滿于君所乎

之。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

快快者非少主臣也。按置裁不置箸是景帝作意如此以規亞夫乃亞夫怒形色辭故曰

快快非少主臣此亞夫不善處危機也居無何條侯子為父買工官尚方

徐廣曰一作西。索隱曰工官即尚方。甲楯五百被。張

之工所作物屬尚方故云工官尚方曰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

具也索隱曰縣官謂天子也所以謂國家為縣官者夏怒而

上變告子事連汗條侯書既聞上上下下吏吏簿責條侯

如淳曰簿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不

問責其情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用汝對欲

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辱。索隱曰姚察云帝責此吏不得亞夫辭以為不足任用故召

亞夫別詣廷尉使責問召詣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

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

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

死國除絕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平曲侯

續絳侯後十九年卒謚為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為

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徐廣曰諸

金失侯者皆在元鼎五年但此辭句如條侯果餓死死

有顛倒。按此有罪即蒙上文酎金也後景帝乃封王信為蓋侯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

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

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

威重執堅刃。

按細柳軍威重也。七國壁堅忍也。

穰苴曷有加焉。足已而

不學。

索隱曰：亞夫自以已之智謀足而不守節，不遜。學古文所以不體權變而動有違忤。

曰守節。

謂顧尚席取箸不對制獄是也。

終以窮困悲夫。

揚慎曰：

足已不學言絳侯守節不遜言條侯終以窮困

死也。

按亞夫不得其死此是景帝之失太史公以守節不遜責之過矣。觀細柳營及爭太子爭侯事儘有學

術不比乃父之推魯也。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終

史記五十七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記五十八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母竇太

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為孝景帝。次子武

次子參。次子勝。孝文帝即位二年。以武為代王。

徐廣曰：都中都。

以參為太原王。

徐廣曰：都晉陽。以勝為梁王。

徐廣曰：都睢陽。索隱曰：漢書梁王

名揖。按景帝子中山靖王名勝。是史記誤。

二歲徙代王為淮陽王。

徐廣曰：都陳。以

代盡與太原王。號曰代王。參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

謚為孝王子。登嗣立。是為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

年卒。子義立。是為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為限。而

徙代王王清河。

徐廣曰：都清陽。

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初武

為淮陽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謚為梁懷王。懷王最少子。愛幸異於他子。其明年徙淮陽王武為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索隱曰。按左氏傳。宣公二年。宋華元戰于大棘。杜預云。在襄邑東南。蓋即棘壁也。殺數萬人。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

大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

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

漢書音義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等。明年漢立太子。其後梁最親有功

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徐廣曰。在

陳留四十餘城。皆多大縣。孝王竇太后少子也。愛之。賞

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正義曰。括

在宋州宋城縣東南。葛洪西京雜記云。梁孝王苑中有落後巖。栖龍岫。鴈池。鶴洲。鳧島。諸宮觀相連。奇異佳樹。

現禽異獸。靡不畢備。俗人言梁孝王竹園也。廣睢陽城七十里。索隱曰。太康

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踵以為故。所以樂家有睢陽曲。蓋採其遺音也。

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索隱曰。如淳云。

在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按今城東二十里臨新得賜天

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索隱曰漢官儀曰天子備千乘萬騎而出東西馳獵

疑於天子出言趨入言警索隱曰漢舊儀云皇帝輦動

言出入者互文耳入亦有蹕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

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

索隱曰周禮有奇表之火鄭玄云奇初見王賜千金官

至中尉梁號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

萬帝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

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

於關下瓚曰稱乘輿駟馬言不駕馬既朝上疏因留以太

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射禽獸上

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

官無異正義曰著竹畧反籍謂名簿也若今通引出入門也十一月上廢栗太子

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為後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

於景帝索隱曰關者隔也引事而關隔其說不得行也竇太后義格索隱曰張

也服虔云格謂格閣不行蘇林音閣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為嗣事由此以

事祕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月立膠東王為太子

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

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

梁王逐賊果梁使之乃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按梁捕

萬曆三年刊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韓安國進諫。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歸有光曰：按安國傳，因長公主謝太后事在前，非為勝詭事疑也。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漢書音義曰：茅蘭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景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冬，復朝。上疏

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良山。索隱曰：漢書作梁山。述征

記云：良山，際清水，今壽張縣南。有良山，服虔云：是此山也。有獻牛，足出背上。索隱曰：張晏云：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出背上，象孝王背朝以干上也。北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為梁也。牛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六，故也。

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謚曰孝王。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

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梁王薨，竇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景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

之，乃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為帝加壹食。梁孝王

長子買為梁王。是為共王子明為濟川王，子彭離為濟

東王子定為山陽王子。不識為濟陰王。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為平王。梁平王襄索隱曰漢書作讓十四年。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太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任王后。任王后其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壘樽直千金。鄭德曰上蓋刻為雲雷象孝王誠後世善保壘樽。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壘樽。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壘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壘樽賜任。

王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

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措。晉灼曰許慎措置措以

側格反漢書王陵傳迫迫前隊皆作此字說文云迫窄也謂為門扉所窄遂不得見漢使者。

李太后亦私與食宮長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亂。正義曰

舊本有士字先生疑是衍字今按候官長及郎中尹霸等是士人太后與通亂其義亦通而王與任

王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內有淫行亦已。後

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病。薨又不持喪。元朔中。睢陽人

類犴反者。索隱曰帝昭云犴音岸按類犴反人姓名也反字或作友人有辱其父。而

與淮陽太守客出同車。太守客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

於車上而去。淮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

求反甚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樽狀。時丞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吏。其書聞天子。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為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王后首于市。梁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謚為平王。子無傷立為梁王也。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索隱曰地理志桓邑闕孝景中

六年。為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天子弗忍。誅廢明為庶人。遷房陵。地入于漢為郡。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東王。二

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為好。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言。漢有司請誅。上不忍廢。以為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為大河郡。

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山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山陽郡。

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陰王。一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

子。然亦僭矣。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爲今梁孝王怨望。欲爲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爲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

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

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

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應縣。索隱曰。此

說與晉世家不同。事與封叔虞同。彼云封唐此云封應。應亦成王之弟。或別有所見。是後成王

沒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

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王。

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言千秋

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

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

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爲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

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按漢諸侯王朝見期法具此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為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

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楊慎

曰殷道親親。二句出尚書緯。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為寄。景帝跪席

舉身曰。諾。能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為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對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

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為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即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議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劍著身。視其劍。新治。問長安中削厲王。王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劍。以此

知而發覺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

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按言梁王止來殺大臣。臣文吏窮本以為謀。

反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

大臣以為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

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

廡。正義曰。括地志云。漢霸昌廡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

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

為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為之耳。謹以伏

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

之。立起坐。飡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

不可以為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終 史記五十八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記五十九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為宗親

栗姬子白榮德闕于。索隱曰闕音渴漢書無于字程姬子白餘非端

賈夫人子白彭祖勝。唐姬子白發。王夫人兒姁子白越

寄乘舜。索隱曰姁音況羽反兒姁夫人名王皇后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河間王。索隱曰漢

書云大行令奏謚法曰聰明睿智曰獻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

諸儒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漢名臣奏杜業奏曰河間

天下雄俊眾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輒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索隱曰被服謂常居處其中

萬曆三年刊

史記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一

吳王五百十

子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頃王授代立。

臨江哀王闕于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臨江王。三年卒。無後。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用故太子為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墼垣為宮。索隱曰顧野王云

人椽反。墼垣。牆外之短垣也。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索隱曰祖而祭之。故曰祖也。風俗通云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遊。故祀為祖神。又聘禮云出祖釋較。祭脯酒而已。按今祭禮以較壤土為壇於道。則用黃。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
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到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死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南郡。

右三國本。王皆粟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淮陽王。二年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為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為人吃。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為王。初好音輿馬。晚節畜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汝南王。索隱曰

更故舊曰易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為江都王。治吳故國。



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為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桀，驕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為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謀反，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為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為所并，即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夜使人迎與，好服舍中。索隱曰：淖，姓也。齊有淖齒。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絕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姦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即訊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

膠西于王端，以孝景前三年，吳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

子為膠西王。索隱曰：按廣周書謚法云：能優其德曰于。端為人賊戾，又陰痿。

一近婦人，病之數月，而有愛幸。少年為郎，為郎者頃之

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上法。漢公卿數

請誅端，天子為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為滋甚，有司再

請削其國，去太半。端心愠，遂為無訾省。蘇林曰：為無所訾，錄無所省，錄

正義曰：顏師古云：訾，財也。省，視也。言不能視錄資財也。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巨

萬計，終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索隱曰：謂不置

宿衛人。封其宮門，從一門出游，數變名姓，為布衣之他郡

國相二千石往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索隱曰：郭璞云：究謂窮盡。彊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十七年卒，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為膠西郡。

右三國本主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為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

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皂布衣自行迎

除二千石舍。索隱曰：謂彭祖自為二千石掃除其舍以迎之也。多設疑事以作

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

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五十

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

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賈人權

會。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也。權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索隱曰：權音角，獨言權謂酷權也。會音古。

外反，謂為賈人專權買賣之。賈僧以取利，若今之知市。入多於國經租稅。索隱曰：經常也。

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取

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淖姬者為姬，甚愛之。

彭祖不好治宮室。襪祥。索隱曰：按埤蒼云：襪，祿祥也。列子云：荆人鬼，越人襪，謂楚信鬼。

神越信襪祥者也。好為吏事。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常夜從走卒。

行徼。索隱曰：徼，工甲反，是郊外。路謂巡徼而伺察境界。邯鄲中。諸使過客以彭

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其太子丹與其女及同產姊姦與

其客江充有卻。充告丹。丹以故廢趙，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為中山王。十四年

孝景帝崩，勝為人樂酒好內，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常

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

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

百姓，何以稱為藩臣。立四十二年卒。索隱曰：漢書建元三年濟川中山王

等來朝聞樂而泣，天子問其故，對以大臣內讒肺附。子日踈其言甚雄壯，詞切而理文。天子加親親之好焉。

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為中山王。索隱曰：漢書昆侈謚康王。

右二國本王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

姬有所辟，不願進。索隱曰：姚氏按釋名云：天子諸侯羣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更不

口說故以丹注而目的的為識。今女史見之說文。而飾云：婢女汗也。漢律云：見婢變不得侍祠。婢音半。

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

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

皇子為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應劭曰：景帝後

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

萬曆三年刊。史記五宗世家二十九。黃里四百九十三。

帝以武陵零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

子鮒鮒音拘立為長沙王。

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十二年

卒。子齊立為王。索隱曰漢書齊謚繆王齊有辛臣桑距。已而有罪

欲誅距。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王齊與

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

忠等。索隱曰子去嗣坐暴虐劫亂國除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膠東王。二十八

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鍬矢戰守

備候淮南之起。應劭曰樓車所以窺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及吏治淮南之

事。辭出之。如淳曰窮治其辭出此事寄於上最親。徐廣曰其母武帝母妹意傷

之。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問寄有長子者。名賢。母

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不次。因有過遂

無言。上憐之。乃以賢為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

衡山地。為六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謚為哀王。子

慶為王。徐廣曰他本亦作慶字惟一本作建不宜得與叔父同名相承之誤六安王慶以

元狩二年用膠東康王子為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為清河王。十二年

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為常山王。舜最親。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三十二年。

卒。太子勃代立為王。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長男。稅。

索隱曰。鄒氏音之。悅反。許慎說解字林云。他活反。稅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

王。王后修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王

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病。故王后亦以妬

媚不常侍病。索隱曰。郭璞註三卷云。媚。丈夫如也。又云。妬女為媚。輒歸舍。醫進藥。

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及王薨。王后太子乃

至。憲王雅不以長子稅為人數。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

或說太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稅共分財物。太子王后

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稅。稅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

憲王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

舍。如淳曰。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

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騫。索隱曰。按是張騫。驗王后及

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姦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太

急。使人致擊。答掠。擅出漢所疑囚者。有司請誅憲王后

脩及王勃。上以脩素無行。使稅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

忍誅。有司請廢王后脩。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

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月餘。天子為最親。乃詔有司

曰。常山憲王蚤夭。后妾不和。適孽誣爭。陷于不義。以滅



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封子商

三萬戶為泗水王。正義曰泗水海州

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真定王。泗水思

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泗水王。十一年卒。

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乃

立安世弟賀為泗水王。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

其支子為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孫於

今為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徐廣曰國所出得自除內

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

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為置二千石。

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

貧者或乘牛車也。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終

史記五十九

萬曆三年刊

史記五宗世家卷二十九

二胡文十九十九

三王世家第三十

史記六十

楊慎曰按三王世家具載疏奏制冊文辭可觀又見漢廷奏復頒下施行之式。按此卽今題覆之例意古未有故太史公錄之以存一體不厭其繁也

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負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索隱曰明堂月令云季夏月唯陛下幸察

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

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

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索隱曰奏狀有尚書令官位而史闕其名耳丞非者

或尚書左右丞非其名也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索隱曰莊御

史大夫臣湯。索隱曰張湯太常臣充。索隱曰趙充大行令臣息。索隱

曰李太子少傅臣安。索隱曰任安也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

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

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

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

負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

讓不卹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

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

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正義

曰公孫賀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

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

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

等宜奉義遵職愚僮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

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闕。徐廣曰一作關臣旦臣胥為諸侯

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

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

萬曆二年刊 史記卷三十三 三十一 三十一 程謹 四百七十七

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

索隱曰傳曰天生蒸民立君以司牧之是言生人為立君

長司牧之耳非天為君而生人也

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

疆君連城即股肱何勸。

徐廣曰一作敦一作勗一作觀索隱曰皇子未習教義疆使

為諸侯王君以連城之人大臣何有所勸

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

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

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

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

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為建國諸侯以相傳為輔百官

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為並建諸侯所以重

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

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

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

贊索隱曰蕭何謚文終也

褒厲羣臣平津侯等

索隱曰公孫弘所封昭六親

之序明天地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

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卑相踰

索隱曰謂諸侯王子已為列侯而今又家皇子為列侯是尊卑相踰越矣按諸侯王稱國列侯稱家故曰家

皇子為列侯即上所謂列侯家之也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

立臣閔臣旦臣胥為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

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

魯有白牡駢剛之牲

公羊傳曰魯祭周公牲用白牡魯公用駢剛何休曰白牡殷牲也駢

剛赤脊周牲也羣公不毛何休曰不毛不純色也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

景行嚮之揚慎曰高山仰之景行嚮之引詩文小異朕或所見異辭大抵漢人引經不泥如此朕

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

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

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為

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

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

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

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

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為大

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

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

之亂按言康叔伯禽幼未成人見三王當封言康叔伯禽後有勳伐見封之得宜昔五帝異

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鄭玄曰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

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索隱曰謂王與列侯皇子或在絳

綵而立為諸侯王奉承天子為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

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

路內褒有德外討彊暴極臨北海西湊月氏匈奴西域

舉國奉師輿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

萬曆二年刊 史記三世家下 載訓四百十九

詩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開禁倉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

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

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

王索隱曰謂立膠東王子慶為六安王常山王子平為真定王商為泗水王而家皇子為列

侯臣青翟臣湯等竊伏熟計之皆以為尊卑失序使天

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闕臣旦臣胥為諸侯王四月癸

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

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

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

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

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闕等為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

自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諄其心陛

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

成等二十七人議徐廣曰蕭何之玄孫鄭俠壽成後為太常也皆曰以為尊

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為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

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

上御史奏輿地圖索隱曰謂地為輿者天地有覆載之德故謂天為蓋謂地為輿故地圖稱

輿地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

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

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

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閔為齊王。旦為燕

王。胥為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徐廣曰一四

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

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閔為齊

王。曰於戲小子閔。索隱曰按武帝策此三王皆自手製受茲青社。朕承祖

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

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

俾君子怠。索隱曰謂若不圖於義則君子懈怠無歸附也悉爾心。允執其中。天

祿永終。厥有憊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

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八年無後絕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為燕

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

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心。索隱曰按

匈奴傳其國貴壯賤老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也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索隱曰萌一作畔韋昭云畔民也三蒼云邊人云畔也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

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索隱曰漢書

旗如淳王即昆邪王偃旗鼓降時也三十二君來降也葷粥徙城。

張晏曰匈奴徙東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侮德。索隱曰德敗也漢書

作裴薄也。正義曰肥音符味反。毋乃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於戲保

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三十年自殺國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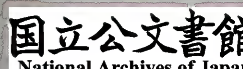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為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徐廣曰一作壘駟案李奇曰保持也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顏師古曰侗音通輕脫之貌毋邇宵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徐廣曰立六十四年自殺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壇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執疆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歸有光曰三王世家本不闕讀此贊文可見太史公亦不及見三王後事褚先生淺陋遂謂求其世家不可得也序亦云三子之王文辭可觀可知獨載其文辭也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為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



列傳。列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王之指意。蓋聞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爲王。封一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爲作策以申戒之。謂王世爲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夫賢主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彊記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令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並幸武帝。而生子閔。閔且立爲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

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賜夫人為齊王太后。子閔王齊年少。無有子。立不幸早死。國絕為郡。天下稱齊不宜王云。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為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于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為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謂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

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唯命不可為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國。而害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夭。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誠齊王以慎內。誠燕王以無作怨。無佞德。誠廣陵王以慎外。無作威與福。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誠之曰。江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之時。

史記三十七卷三十一
九
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侗好佚。無適宵人。維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誠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立聲譽。為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三千餘萬。益地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帝初立。緣恩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一子為朝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陽故城在鄧州穰縣南。一子為平曲

侯。

正義曰。地理志云。在瀛州文安縣北。

一子為南利侯。

正義曰。括地志云。南利故城在

豫州上蔡縣東。

最愛少子弘。立以為高密王。其後胥果作威。

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云廣陵王為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土境。崩。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誠之曰。葷粥氏無有孝。

行而禽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輦粥徙域遠處。北州以安矣。悉若心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侂德者。勿使上背德也。無廢備者。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會武帝年。長老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且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只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且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

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為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素隱

曰公戶姓滿意名

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者主宗室諸

劉屬籍。先見王為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爾雅。

索隱曰爾近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

也雅正也。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索隱曰內云有

異姓大夫以正骨肉蓋錯也內合言同姓宗正是也外合言異姓太中大夫是也周公輔成

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帝始立

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

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

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為天下笑。於

是燕王旦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

難傷之以法。其後旦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

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

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旦不改過悔

正。行惡不變。於是修法直斷。行罰誅。旦自殺。國除。如

其策指。有司請誅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

法。寬赦旦妻子。免為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滌

中。徐廣曰滌者浙米汁也音先糾反。索隱曰白芷香草也音止又音昌改反漸漬也滌如禮滌漶之

滌。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以漸然也。宣帝初立。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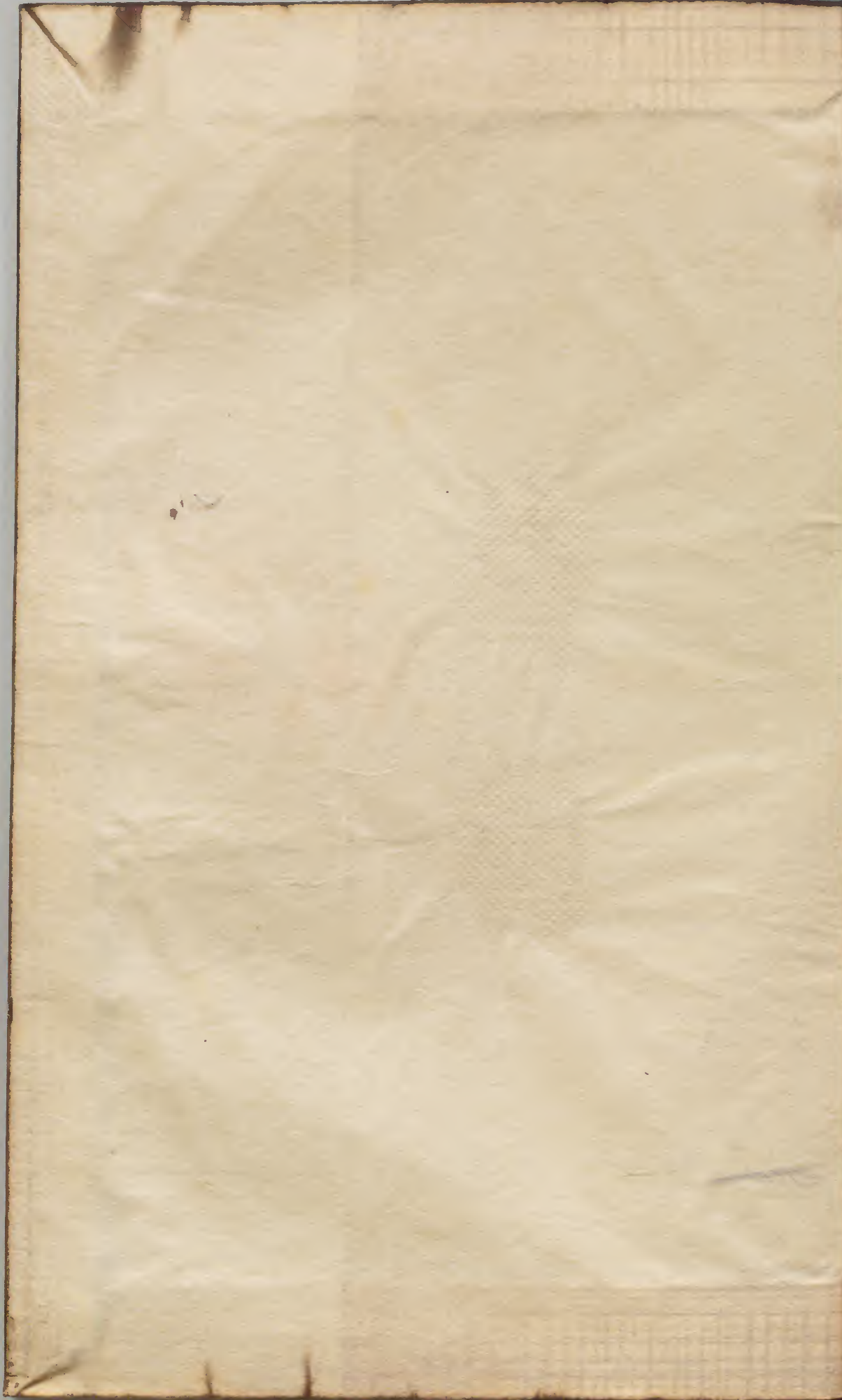
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旦兩子。一子為

安定侯。正義曰漢表在鉅鹿郡立燕。故太子建為廣陽王。以奉

燕王祭祀。正義曰括地志云廣陽故城今在幽州良鄉縣東北。按此與漢書大異

三王世家第三十終

史記六十



國立公文書館
藏書印

國立公文書館
藏書印

國立公文書館
藏書印

